

任主鶴

期一十三第



THE SCARLET MAGAZINE
上 海 世 界 書 局 發 售 行

寶塔牌

中國南洋兄弟烟草公司



寶塔牌真可寶。烟味香。
烟色好。烟丝細而長。烟
價真公道。更有一語告。
諸君。此是完全全國貨造。

南京圖書館藏

婦女有病不可不試

種德園著名良藥



白鳳丸

一等獎章

鹿不致魚目混珠主治
路列○月經不調經期

誠告諸君白鳳丸市上多矣欲購真有效驗之烏鵲白
鳳丸請認五彩花錢盒盒面仿單印有農商部嘉獎
腹痛赤白帶下腰酸頭痛四肢無力頭暈眼花血氣兩虧子宮虛冷久不受孕血崩小產氣鬱堵塊飲
食不思胎動腹痛產後失調各症難以盡述不論胎前產後一切婦女百病均見神效無病服之可壯
身補體活血通經能免後來之病源誠婦科獨一無二之聖藥也（價目）一品每丸淨一元加料五
角雙料二角半單料一角加料小丸每兩五角單料二角半○函購即寄贈送丸藥全集及證書

總發行所上海河南路
老巡捕房對門廣東

種德園老藥局

招 請 外 埠 經 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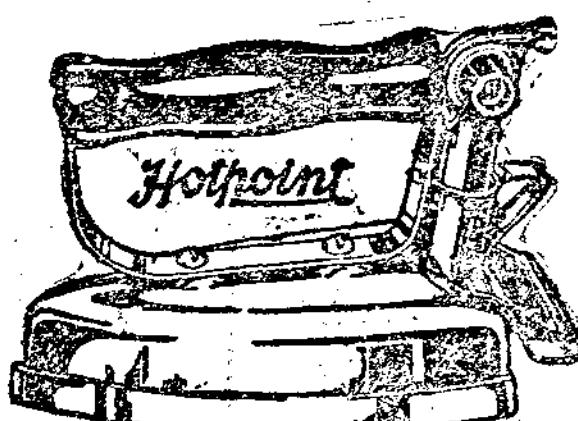
上海
大中華

號三二念百四東樓昇日路馬大英

號念百一千五話電
廉價遠迅程工氣電項各裝包

各國老牌燈泡

電氣熨斗



啟夫陳理經

比衆特別克己

非常快便

第三十一期目次

長篇武俠小說

(第六回)(六張).....不肖生

江湖奇俠傳

(第六回)(六張).....不肖生

短篇小說

理想中的妻子.....嚴獨鶴

一件捲逃案.....何海鳴

李飛探案之三 狐祟(上).....陸澹盦

紅娘日記.....姚民哀

長篇小說

新歡浦潮.....海上說夢人

第三十一回 折節訪藍孝子去
移樽就教玉人來



新含癸新豔雲諸話	新歌星亥歲客話	聞藝五	劍光則	害招上海老婆	數目店名	通病之譴聯	愈對笑話	遊學的進步	春嚼雪續錄	長篇武俠小說
謠霏新詠紅	酒令玉軒筆記	藝人不淺	則話	人紅良心廣告	文不淺	之謠聯	通病之譴聯	愈對笑話	遊學的進步	春嚼雪續錄
程陸觀繆張王集鍾許戚謝鄭荷	贊律賊慶野	欽菌霖萃錦石	則話	良心廣告	店名不淺	之謠聯	通病之譴聯	愈對笑話	遊學的進步	春嚼雪續錄
瞻公蘆梅隱連牛之鑑	贊瑞飯菊逸	蘆公鑑	五話	廣告不淺	店名不淺	之謠聯	通病之譴聯	愈對笑話	遊學的進步	春嚼雪續錄
餘榴醉荷姚曉程	贊廬公蘆梅	鑑蘆公	則話	廣告不淺	店名不淺	之謠聯	通病之譴聯	愈對笑話	遊學的進步	春嚼雪續錄

605740



江湖奇俠傳

不肖生著 施濟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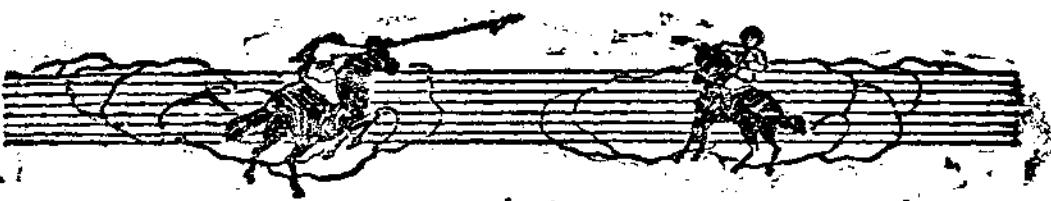


第六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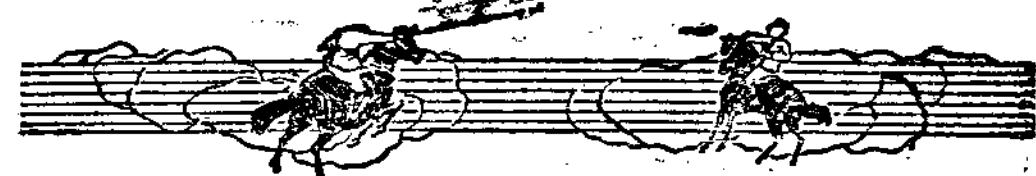
述前情追話湘江岸 訪義父大鬧趙家

施濟羣

話說笑道人忽然跑到義拾兒跟前雙手將義拾兒的頭捧起。此時頭上傷處的瘢痕已經脫落了。祇是還不曾長出頭髮來。然兩邊頭角上的旋紋仍彷彿能看得清楚。笑道人仔細端詳了幾眼。拍着義拾兒的肩頭笑道。你不用着急。不知道你的親生父母。我能使你一家團圓。不過一時不能辦到。義拾兒喜問道。你老人家怎生能知道我的親生父母呢。我實在是我義父。正月十三日在大河裏拾着的嗎。笑道人道。如何拾着的。我雖不能斷定。然是十年前的正月十三日落到你義父手裏。是一些不錯的。至於你問我怎生知道你的親生父母。這事也真是



湊巧十年前的元宵我恰好在長沙省城三教九流的人物我認識得極多有人告訴我說小西門河裏到了一號大紅船船上載的是官眷不知爲的甚麼要買一個週歲的男孩子不怕價錢大祇要是頭上有兩個螺旋紋的於今城裏頭的媒婆都想張羅這筆買賣滿城尋找合式的孩子有一班無賴子聽了這個消息也想趁此發一注橫財到處打聽有週歲男孩子的老人家打算買通人家底下人或老媽子用調虎離山之計將男孩弄到手去賣給那紅船上那些有男孩的人家也聽了這不好的消息多是幾個人圍守自家的孩子怕被人偷了去我當時知道了這事很覺得奇異探訪了好幾日不會探出原因來祇知道那船上的官眷是廣西人在湖南候補的楊晉穀的少爺少奶奶少奶奶是平江大紳士葉素吾的小姐這回是從娘家回婆家那船



上的人異口同聲的不肯說出買孩子的緣故來。後來也祇知道花了一千多兩銀子。買了一個裁縫的兒子。帶到衡州去了。我。也。沒。再。打。聽。過了五年。聽說楊晉穀因事挂誤了丢了前程。又因年紀也老了。就全家回了廣西原籍。但不知他是廣西那府那縣的人。剛才聽你所說。觸發了我十年前很覺得奇異的事。心想買人家小孩作自己兒子的。有。然從來沒聽說要限定是週歲而頭上又有兩個螺旋紋的。這不待說。是自己原有這們一個小孩丟了。要買一個同樣的補缺。你說同學的揶揄你是十年前正月十三日在大河裏拾着的。和我所見的年月。日都對。而那時的你恰好又祇週歲。我心裏已有八成可斷定那船上。要買的就是爲補你的缺。但須看你頭上果是有兩個螺旋紋沒有。你於今頭上雖然脫落瘢痕不曾長出頭髮。然髮根的紋路是看得出來。

的。不。是。很。顯。明。的。一。邊。頭。角。上。一。個。螺。旋。紋。嗎。由。此。一。點。看。來。你。是。楊。
晉。穀。的。孫。子。是。毫。無。疑。義。的。了。你。的。親。生。父。叫。楊。祖。植。但。不。知。你。因。何。
才。得。週。歲。就。會。掉。在。河。裏。十。九。是。因。領。你。的。奶。媽。不。小。心。這。事。除。了。你。
當。日。同。船。的。人。而。外。沒。有。旁。人。知。道。所。以。打。聽。不。出。義。拾。兒。聽。了。流。淚。
說。道。我。果。然。還。有。親。生。父。母。在。世。却。爲。何。也。不。到。金。家。河。一。帶。來。找。尋。
我。呢。可。憐。我。父。母。當。我。那。落。水。的。時。候。知。道。哀。痛。到。了。甚。麼。地。步。我。怎。
的。出。世。才。週。歲。就。有。這。們。不。孝。於。今。既。承。你。老。人。家。指。點。我。親。生。父。母。
現。在。廣。西。我。豈。可。再。逗。留。在。外。不。作。速。歸。家。慰。我。父。母。的。懸。望。笑。道。人。
連。連。點。頭。道。你。十。來。歲。的。孩。子。知。道。盡。孝。很。是。難。得。我。既。救。活。了。你。的。
性。命。應。得。成。全。你。這。一。片。孝。心。不。過。你。的。年。紀。畢。竟。太。輕。不。知。道。世。事。
此。地。離。廣。西。三。千。多。里。山。川。險。阻。盜。匪。出。沒。無。常。老。在。江。湖。的。人。尙。且。



不容易行走。你一個未成年的小孩。既在我這裏。我豈肯教你如此涉險。況且你父母是廣西那府那縣的人。還不知道廣西一省。那們大的地方。你一個小孩子。貿然到那裏尋找。義拾兒哭道。我不問尋找得着。與尋找不着。總得去尋找。莫說還知道我的父母是在廣西。便是不知。道祇要明白我的親生父母確實尚在人間。那怕連姓名都不曉得。我也得尋遍天下。上天可憐我。總有尋着的一日。笑道。人見義拾兒小小的年紀。居然能說出這種話來。心裏不由得愈加喜愛。拉了義拾兒的手。坐在床沿上。一邊撫摸着他的頭。安慰他說道。好孩子。不用着急。你有這一片孝心。自有你父母重逢之日。我剛才不是說了。能使你一家團圓的話嗎。這事包在我身上。我可託人去廣西打聽。你的父是很有名望的人。大概打聽還不難。等打聽得有了着落。我就親身送你去。你

父。母。此。時。的。年。紀。不。過。三。十。多。歲。便。再。過。三。年。五。載。也。不。愁。沒。有。見。面。
的。日。子。我。因。很。歡。喜。你。的。資。質。好。想。收。你。做。個。徒。弟。傳。你。的。道。術。像。你。
這。般。天。分。加。以。猛。進。之。功。三。五。年。就。可。橫。行。天。下。那。時。你。自。己。也。不。難。
獨。自。去。廣。西。尋。找。父。母。義。拾。兒。也。是。一。個。大。有。慧。眼。的。人。合。該。成。爲。清。
朝。一。代。大。劍。俠。所。以。鬼。使。神。差。的。從。週。歲。掉。在。河。裏。落。到。萬。二。獸。子。
手。中。才。有。迷。路。被。牛。挑。下。山。澗。的。事。若。在。張。祖。植。家。中。帶。着。回。到。廣。西。
去。了。又。如。何。能。從。笑。道。人。學。道。呢。義。拾。兒。當。時。聽。了。笑。道。人。的。話。有。夙。
慧。的。人。自。然。聞。道。心。喜。即。刻。立。起。身。來。爬。在。地。下。朝。着。笑。道。人。叩。了。四。
個。頭。笑。道。人。打。着。照。例。的。哈。哈。彎。腰。將。義。拾。兒。扶。起。說。道。你。這。義。拾。兒。
的。名。字。是。你。義。父。給。你。取。的。乳。名。人。家。聽。了。不。雅。你。本。姓。楊。我。給。你。一。
個。名。字。叫。楊。天。池。你。就。住。在。這。清。虛。觀。朝。夕。用。功。修。鍊。我。不。帶。你。出。外。



你獨自不許出外楊天池連聲應是從此楊天池便在清虛觀跟着笑道人修練劍術清虛觀在萬載雞冠山窮谷之中終年不見人跡不聞雞犬之聲絲毫沒有妨礙修練的東西祇鍊了五年楊天池的劍術已是成功了起初笑道人不許楊天池獨自出外兩年過後才放楊天池出來就在雞冠山上追逐飛禽走獸輔助外功三年後便教他去各省的深山大澤中尋覓草藥這採藥一門是修道的舟楫目的並不是給人治病原是以輔佐自己內外功的一種工具劍術不過是修道的在深山窮谷之中一種自衛的東西到各處尋覓藥草時常與毒蛇猛獸相遇劍術也是不可少的祇是楊天池從笑道人所學的重在劍術五年後劍術成了功楊天池向笑道人說道弟子從師父五年之久雖朝夕專心修練然每一念及親生父母心中總是難過於今弟子仗着

師父傳授的劍術不論甚麼險惡的地方弟子也敢獨來獨去求師父許弟子去廣西尋覓家父母等家父母終了天年再來此侍奉師父笑道人欣然答應了楊天池遂一人到了廣西整整的在廣西探訪了四年廣西的六道八十州縣都訪遍了不曾訪出他父母的住處來料知已不住在廣西了祇得仍回清虛觀想慢慢的探訪笑道人在這四年之中又收了許多徒弟論年紀多有比楊天池大幾歲的論次序祇楊天池居長所以楊天池做了笑道人的大徒弟一日楊天池因事走趙家坪經過遠遠的即聽得喊殺之聲儼然和打仗一般楊天池心想於今是承平世界決沒有造反打仗的我彷彿記得小時候在義父家中曾屢次聽得說平江瀏陽兩縣的人因爭甚麼水陸碼頭在趙家坪聚衆打架每年不是春季便是秋季總得大打一次此時正是二月這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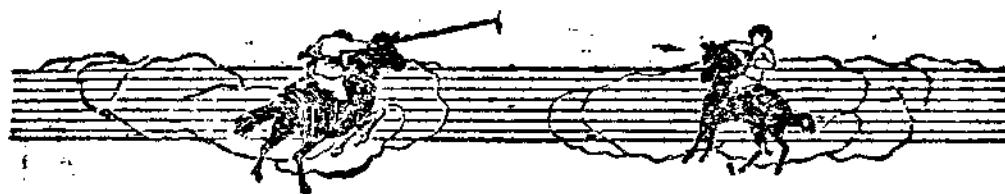


殺之聲一定又是平濶兩縣的人在這裏爭水陸碼頭了我自從離了
我義父家忽忽十年了前五年因在清虛觀一心修道不能任意出外
後五年遠在廣西尋我的親生父母所以不曾到義父家探視過一次
義父母養育我的恩典豈可就是這們忘恩不報他們爭水陸碼頭的
舊例祇要是行走得動的不論老少男婦都得從場去打不過老弱婦
孺在後面燒飯挑水搬石子運竹竿木棍不願從場的須出錢一串津
貼從場的老弱我那時年輕義父母鍾愛我不教我從場每年得貼一
串錢義父母雖然年老是每次要去的我於今鍊成了這一身本領恰
好又到了這裏何不助義父的一臂之力趁此報答二人養育之恩楊
天池計算已定卽繞到平江人這方面舉眼看去一邊足有千多人都
是一字兒排開近的拳棍相交遠的用繩條纏着鵝卵石子向對面打

得如雨一般下。老弱婦孺各離陣地里多路呐喊助威。雙方正在酣戰。還沒分出勝負。楊天池估料義父母必在老弱隊中。遂向老弱隊中尋找。這時萬二獸子已是六十多歲了。他老婆患病在家。不能上陣。萬二獸子不捨得出兩串錢。獨留老婆在家。自己還是勉強掙扎跟着大家上陣。在後方擔任燒飯。楊天池尋找了好一會才尋着了少年人的眼力和記憶力都比老年人強些。楊天池一落眼便認出是自己義父來。萬二獸子的老眼昏花。楊天池又完全長變了模樣。如何能認得出呢。楊天池走過去雙膝跪下。叫了一聲義父。倒把萬二獸子嚇得錯愕起來。旁邊有個眼睛快的老頭。一見就向萬二獸子喊道。啊呀呀。你的義拾兒回來了。萬二獸子這才從恍然裏面鑽出一個大悟來。立時歡喜得兩淚交流。顫巍巍的雙手抱住楊天池哭不出笑不出話也說不出。

祇張開口一疊連聲的啊個不了。旁邊的人互相告語都替萬二獸子歡喜。楊天池立起身來問道：「義母現在何處？孩兒且去見了他老人家。」再說萬二獸子看楊天池文士裝束，生得容儀俊偉，氣度雍容，立在衆人叢中，正如鶴立雞羣，不由得心裏更加喜悅。見他問義母在何處，忙答道：「你義母麼？」他病了好多日子了，自從不見了，你之後，心裏一着急，又上了幾歲年紀，就時常是病痛糾纏，不清近來更厲害得不能下床了。等我告了假，帶你回家去罷。萬二獸子正待轉身找爲首的去告假，猛然見前面戰鬥的壯士都紛紛敗退下來，後面的老弱婦孺也登時大亂，呼號喊叫的各自私竄逃生。萬二獸子一手扯了楊天池要跑道：「快逃，快逃！我們這邊打輸了，瀏陽蠻子就要追下來，落在他們手裏便不能活。」說話時，神色慌張到了極點，再看這一排的老弱婦孺，已逃跑。

了。大半因是一坦平陽之地看得分明。瀏陽人那邊追下來的約有五六百人異常奮勇。平江人隊裏祇望後退已沒有反抗的能力。楊天池心想我要幫助義父。此刻已是時候了。便立住不動向他義父說道。一逃跑就輸給瀏陽人了。孩兒可助殺一陣。你老人家且在此等着孩兒。殺上前去。萬二獸子聽了大驚待喊住不放。楊天池已一躍去了十多丈。楊天池本想施出鍊成的飛劍來。忽然心裏一動。顧念這些上陣的瀏陽人全是一些作山種地的蠻漢。其中雖也有些鍊過一會拳腳的。然終是血肉之軀。那有甚麼內功。如何經得起我的飛劍刈草一般的把他們全體刈殺了。未免太傷天地好生之德。不如用梅花針祇將他們一個一個的戳傷。不能追趕這邊的人也就罷了。思量已畢。看看追趕的到了。跟前忙揭起長袍從腰間百寶囊裏掏出一大把梅花針來。這



嚼雪續錄

寄塵

或問余曰。紅雜誌之出產地紅屋。可對甚麼。（此甚麼二字。雖是白話。然

在文言中亦可夾用。）余曰。可對者

甚多。約舉如下。白宮。（即美國之總統府也。）青樓（即妓院也。）紫塞。（鮑照燕城賦北走紫塞。鴈門。）黃寺。（北京有黃寺。）綠窓。（即綠紗窓也。朱門藍關。（韓愈詩。雲擁藍關馬不前。）吾更各以一字評之。曰。紅



理想中的妻子

嚴獨鶴

衛夫人是一個狠著名的小說家。他年紀狠輕。腦力狠足。平時做起小說來。虛構着種種人物。種種情節。都是平常人所想不到的。他常對人說。他自從做了小說之後。便覺得處處地方不能滿意。所以不能滿意的緣故。就是因為他生平所接觸的人。都不及他小說中虛構的人物來得好。若要分別說起來。那麼他的朋友。也不如他小說中所描寫的朋友。他的兄弟。也不如他小說中所描寫的兄弟。他的姊妹。也不如他小說中所描寫的姊妹。甚至連他自己。也不如他小

屋華白宮樸青樓點紫塞雄黃寺靜
綠窓雅朱門俗藍闕壯

中國有小姑山瑞士國有處女峰可
稱絕對。

上海民國路老北門之西有小客棧。
門上貼一春聯云發興豪傑出入英
雄余按此聯惟梁山泊上之飯店爲
適用不料於上海見之可想見社會
程度之一斑矣。

上海某某路某橋堍繁盛之市場也。

近忽見於熱鬧場中獨有貨屋一間
者顏其門曰武聖行宮屋中供關公

說中所描寫的自己於是比較之下便顯着許多缺憾但是這種缺
憾都是天生成的自己不滿意自己旣無可改造便是兄弟姊妹也
斷不能因爲他們不能適合於自己理想中的人物便不認他們爲
兄弟姊妹講到朋友似乎擇交之權可以操諸自己了但一個人不
投身社會則已旣投身社會差不多天天都有朋友處處都是朋友
又那裏能彀因爲這些朋友合不上自己的理想便從此斷絕交游
一個人獨來獨往呢所以他無論對於家庭對於社會簡直是一天
到晚都和些不滿意的人在那裏作伴却又沒法擺脫那麼他的生
活在他自己看起來自然也是一種不滿意的生活了他既然過着
這不滿意的生活他精神上便覺得有一種說不出來的苦痛
但是他這精神上的苦痛也有一種特別的安慰便是他於不滿意
之中又另抱着一個很好的希望他的意思以爲兄弟姊妹朋友都

像。神龕蒲團香案以外。幾無隙地。他不足怪。所可怪者。此間房租甚貴。若武聖行宮者。每月非百餘金不可。吾不知武聖何故愛卜居于此也。更不知每月百餘金之房租從何處來也。

或曰。此非武聖行宮。乃武聖店耳。然則武聖爲店之主人歟。抑非歟。我們小說界有一位張碧梧先生。又有一位畢倚虹先生。是人人知道的。查半淞園有碧梧軒。四馬路有倚虹樓。何巧合乃爾。若夫春申江上。每到夏令。滿市皆是飲冰室。有心相襲。無

不能合於自己的理想。那是無可奈何的。也不必說了。却是自己幸而還沒有娶妻將來。這一個妻子總得放準了眼光。運用着腦筋。選擇一個和自己理想中的人物完全適合的方纔。和他訂婚。倘然娶一個妻子能彀十分滿意。絕無絲毫缺憾。那麼。其餘兄弟姊妹朋友。便是一概都不滿意也就無關緊要了。

他拿定了這個主意。所以他的擇偶便比別人格外來得苛。他是個美貌少年而且文名遠播。自然有一種引人歆羨的魔力。因此歷年以來。也有沿用舊式婚姻制度堅要和他作伐的媒人。也有採用新式結婚妙法想和他發生自由戀愛的女郎。此來彼去。幾乎應接不暇。他却一概謝絕。專心致志祇想覓取他理想中的妻子。可是這件事情也是狠難的第一。是全材難得。人家好好的女子。祇要拿他的理想一評判起來。便覺得都有些美中不足。不能中選。第二是他所

庸吾言矣。

康腦脫胎之徐園爲滬上園林之冠。前數年南社雅集非集於愚園卽集於徐園故余屢至其地。今愚園屢次易主鎖閉已久而徐園亦復廢置。前日驅車過其門見門上懸有數牌其一曰萬國花園第二種植場其二曰上虞鄭宅其三曰南洋路礦學校寄宿舍可想見其內部之瓜剖豆分矣。是日適遇雪因于車上成一詩曰當年載酒此曾臨今日雙扉鎖院深一樣驅車門外客可憐風雪滿衣襟。

做的小說太多了腦海中所貯的理想人物也就不計其數連他自己思想起來也覺有些模模糊糊認不清楚到底要怎麼樣纔能算是他理想中的唯一好妻子了。有時他偶然遇着一個女郎覺得他工愁善感似乎很合於哀情小說中的人物倒很願兩下裏結一重情緣但是轉念一想却和他所做俠情小說中的女郎完全不對便又漸漸的冷淡了。想另外去覓一個俠女有時結交了一個女郎狠具着冰心俠骨彷彿是個俠女了等到相處既久便又嫌着這女郎過於豪放沒有溫柔意味不像他愛情小說中的人物祇得把他這一片癡心又寄放在別處去了照這個樣兒選擇了幾年始終沒選定一個可是自己的年紀倒一年年老大起來了他心裏也狠有個可是一歲月蹉跎好好一個翩翩少年眨眨眼變成了有些着急暗想萬一歲月蹉跎好好一個翩翩少年變成了個老頭兒那就更沒有辦法了便是遇到了理想中的妻子也自

黃浦江又名黃歇浦。相傳爲黃歇所

鑿。故稱爲黃歇浦也。黃浦乃黃歇浦之簡稱。歇浦亦然。但截去歇字猶可。截去黃字似乎不可。特沿用已久。人
都不以爲怪耳。

頃見某說部紀秦始皇阿房宮事。甚爲有趣。略謂阿房宮之門以磁石爲夫。再三斟酌。纔定了一種資格出來。他的資格倒是宜古宜今。彷彿他這樣一着急。却又生出一個計較來。他想我單是這樣無的放矢。便再物色個幾十年也一定沒有好結果。如今須將自己的理想先把來整理一下。子定出一個標準來。再依着這個標準去訪求。我理想中的妻子或者還有個着落。於是他又整整費了三天三夜的功夫。再三斟酌。纔定了一種資格出來。他的資格倒是宜古宜今。彷彿從前女子四德的規例。又參以新思想。也分爲四項。(一)容貌妍麗。(二)學識豐富。(三)體質健全。(四)性格溫柔。他定了這四種資格之後。也不去登什麼求婚廣告。也不把來告訴別人。祇默默的放在心頭。無論在什麼地方遇見一個女郎。便恨不得叫他來考試一下。謂古人科學思想之不發達也。惟能吸住兵器。使不得動。則非大塊之磁子。是否合得上。這四種資格。其實他所定的四種資格。別說沒有人來應試。就有人來應試。也不是一時可以試得出來的。於是他又揆

慚形穢。配他不上了。

石不可。或者門之全扉皆磁石爲之耳。然此事確否終不得而知。後人說部中言不足輕信也。

中國稱妓院曰青樓。稱女子亦以花爲比。而英文稱養花之室曰 Green House。譯言即綠屋也。綠屋固非即中國之青樓。然在字面上說有若相同者。亦一趣事也。

久而久之。介人竟和一位李女士結交了。因爲他對於李蕊珠女士。再三考察。覺得狠合得上。第一種資格論。李女士的容貌的確是非常妍麗可算。第一場已經考過。如今正要覆試了。不過這學問的試驗看似容易。其實也有許多無形的困難。介人這時和李女士既未發生何種關係。也還說不到有什麼甚深的感情。彼此客客氣氣的。

師語其徒曰。凡作函牘文字。須與時

令有關。如秋日與人通信。則字裏行間。須含秋意。院曰秋院。樹曰秋樹。興曰秋興。心曰秋心。多綴幾個秋字。纔與時令關合。此寫信之秘訣也。徒聞而諾諾。一日師以『春日問候』爲題。徒遵師命。以春字點綴成文。曰：『久擬奉訪春宮。祇以賤體欠適。尙飲春藥。以致遲遲未果。吾兄近日春興如何。亦嘗握管作春畫乎。嫂夫人春意滿胸。想荳蔻梢頭。不知消受春風幾度矣。』云云。師閱之。爲之捧腹。

某學究與某外科醫生同玩春景。迨總不好意思認真出個題目。教他做篇文章來看看。或是到學校裏面去考查他的成績。但是講到李女士的地位。却已經是個大學校裏的女學生了。平時從談吐之中。隨時加以忖度。覺得他的學識也狠可以當得豐富兩字。在介人心中。似乎第二場覆試。也可以及格。正想試驗他第三種的資格了。不料這個當兒。却忽然又發現出李女士一個弱點來。介人和李女士。是差不多天天見面的。有幾天介人因爲各書局裏來催稿。催得太急了。便接連埋頭做了幾天小說。沒有到李女士那裏去論。李女士的心理。對於介人却也並沒有什麼。一日三秋的感想。不過他偶然高興。以爲介人既是個小說家。一定喜歡弄筆頭的。我自問也狠有些文才。何不在他面前賣弄。賣弄。當下便精心結撰的寫了一封情書。寄給介人。接着他的信。自然十分歡喜。正要拆開來看。又轉念一想道。且慢照小說上的老

至郊外。花木扶疎。春光滿眼。學究詩興勃發。吟云。『花滿春郊。柳滿堤。』醫生接云。要用六零六。學究置之不保。吟哦自若。又行數十步。見楊花朵朵飛墮泥中。因續吟云。『紛紛飛絮點春泥。』醫生又接云。全仗六零六學究仍不保。復行數十步。見池中羣魚唼水甚樂。因續吟云。『錦鱗爭唼春池水。』醫生又接云。依舊要用六零六。學究仍不保。復行數十步。至一涼亭。仰觀白雲來去。意象翛然。因續吟云。『一片春雲頂上移。』醫生失

規矩。對於情人的書信。是要先接了吻。然後可以拆閱的。於是恭恭敬敬的將那封信放在嘴唇邊。不多不少。接了三個吻。一面接吻一面。又想道。這封信裏面。不知寫着多少溫存旖旎的說話。我仔細看了一遍。便如聞香口。真是艷福無量了。想到這裏。頓時意馬心猿。有些按捺不住。急忙拆開那封信來。一看。不禁大失所望。原來一張信箋上面。用鋼筆歪歪斜斜劃了不到四行字。却足足有十個別字。五句不通的句子。介人倒弄得被他矇住了。暗想。這莫非不是李女士的信。如果是他。一個大學校學生。何致如此不通。但是再把那具名一看。却的確是李蕊珠三字。再也不致於有人假冒。介人便輕輕地嘘了一口氣。這一封信。從此也就沒有回音了。

又久而久之。介人又和一位王女士結交了。這位王女士。經介人詳細的考察。覺得不但容貌妍麗。連學識也很好。可以審查第三項資

聲驚呼曰。便用六零六亦無效矣。學究大詫曰。我吟春景詩。每句含一春字。汝乃大驚小怪。連呼六零六。何也。醫生曰。汝何嘗吟詩。汝乃報告病狀耳。『花滿春郊柳滿隄』。明明是花柳症。『紛紛飛絮點春泥』。飛絮色白。點泥則濁。明明是白濁症。『錦鱗爭唼池中水』。明明是魚口結毒。以上三種病狀。尚可以六零六治之。至云。『一片春雲頂上移』。頂上望見春雲。是開了天窗矣。汝患花柳症。甚至開天窗。一定爛去鼻頭。雖有六零人聽他這樣說。格外着慌。立刻連大餐也不吃了。喚侍者進來算了一

春的話笑

理想中的妻子

九

格了。講到第三項資格。其實倒很容易知道的。王女士平日舉動。狠活潑肌肉也。狠豐腴自然是。狠健康的一天晚上。介人請王女士吃大餐。介人自己點了五樣菜。王女士却點了七樣。而且都是狠濃厚。狠結實的食品。介人心中暗想。這王女士食量如此洪大。就可想而知他的體質是狠強壯的。這第三項資格也就從今天這一頓吃刀。可以給他一個優等的分數了。他祇管呆呆的想。王女士却祇管拿刀。弄叉。吃得十分高興。一會兒侍者送上一大塊牛排來。王女士匆匆的切了一大塊。向口中直送進去。忽然叫了一聲啊呀。連忙就着痰盂。將那塊牛排吐了出來。又連連的吐了幾口。裏面都夾着些鮮血。介人倒被他嚇慌了。忙問是什麼緣故。王女士臉上一紅。忙道。我素來肺部不強。到了冬天。有時竟會咯血。今天想是舊病復發了。介人聽他這樣說。格外着慌。立刻連大餐也不吃了。喚侍者進來算了一

面孔的進步

理想中的妻子

一〇

六亦無效矣。學究聞之氣極不能出一語。

面孔的進步

董餘

某旦角是靠着他臉子賣錢的。他面孔的妍媸是影響戲館的營業。和自己的包銀。

某文豪的筆尖是靠着評劇和捧角等。到。介人。問。他。又。恐。怕。說。穿。了。要。被。介人。見。笑。所。以。假。說。是。吐。血。想。出。名。的。他。筆。尖。上。的。臧。否。亦。足。轂。移。遮。掩。過。去。誰。知。偏。有。個。包。醫。士。竟。會。以。假。作。真。來。證。實。他。的。第。二。期。肺。病。呢。

某旦角初次登臺的時光。不知什麼

又久而久之。介人又和一位趙女士結交了。這位趙女士。又和以前

地方觸忤了那文豪。他便在劇評上大罵起來。說他的藝術不必論。單就那張令人作嘔的臉子推崇亦殼不上唱花旦的資格。

過了不多幾天。某文豪的筆尖漸漸轉過來了。他說某旦角的技能既屬超羣。他的姿色亦還楚楚可觀。

隔了幾個月。有好多人瞧見某文豪和某旦角在一起謙飲。他那劇評上竟譽某旦角是天仙化人。色藝雙絕。哈哈。筆尖果然是活的。難道生定的面孔亦會一天一天的進步麼。

面孔的進步

理想中的妻子

一一

的李女士王女士不同。經介人用了三個多月的試驗。覺得他第一二是個完人了。這一天正拿定主意想和他去求婚。一到趙女士的香閨裏。祇見趙女士正獨坐在火爐旁邊。雙手抱着一隻雪白的小貓。在那裏撫弄。介人一看便不禁嘖嘖稱歎。想我可惜祇是個小說家。不會作畫。倘然是個畫家。便好把這眼前的情景實地寫生。豈不是絕好一幅美人畫。製成月份牌。包你可以賣個一塊錢一張呢。他想到這裏。益發樂不可支。便傍着趙女士坐了下來。談了幾句閒話。介人便想實行求婚了。於是又按照小說上所描寫的求婚老例。對着趙女士緩緩的將一隻腿跪了下去。趙女士不知他為什麼緣故。連忙將手中貓一放。直站起來。那只貓便從趙女士身上跳下來。跳得太快了。將火爐上放着的一小壺熱水碰翻濺得趙女士身上都。

遊戲場最討厭的事

姚醉榴

(一) 怪聲叫好 這種聲音多半是出於輕浮少年。以雜耍臺下居多。對於女角兒尤其起勁。揣他叫好的意思。一則是表現他有捧角盛意。一則賣弄他是顧曲大家。其實他對於所唱的詞句聲調未見得全懂。你要問他叫好的好處在那裏。恐怕連他自己也不曉得。不過表示他化了兩角。

是水。一件簇新的鐵機綵皮襖上溼了一大塊熱騰騰的祇管出氣。趙女士一時怒發也不管介人還直挺挺的跪在那裏就趕過去重新將那隻貓捉住了輕輕的打了兩下。這一打貓可就令介人心理上頓時又起了一重變化。他便慢慢的揣我向來做小說凡是描寫一個美人總說他是愛護動物的或是愛貓或是愛鳥因為借愛護動物上面更可以寫出女人家的心性柔和像這位趙女士的舉動却狠不對了。比如這隻貓碰翻了水原是無心之過。他何以就不能加以原諒他既不能原諒貓就許他處處不能原諒人。他既處處不能原諒人就許他將來隨時隨事不能原諒自己的丈夫。照這樣聯想起來豈非他的性情着實有些欠溫柔於自己理想上的資格依舊不對。幸虧我這求婚兩字還沒有出口不如懸崖勒馬趕緊臨時取消了。罷想到這裏便又急忙從地上站了起來。趙女士見他忽

錢進來。不叫兩聲好。引起人注意。好像是白來了一趟。却不顧旁邊坐的

人耳朵都給他震聾了。他還得意洋洋的並不覺得醜陋。

(二) 喊賣食物。這些聲音都是那些賣吃的。托了一個盤。在人叢中擠來擠去。什麼饅頭。餃子。糕。香蕉。糖。陳皮梅。黃連頭。豆腐乾。橘子。梨頭。接連不住的亂喊。座上的人正要聽這個角色的唱工。被他這聲音打斷了。那能夠聽得見臺上唱的是什麼哩。

(三) 换熱手巾。游戲場裏到處都是。介人有了以上種種的經過。也很有些灰心了。自思我既覓不到理想中的妻子。便拚着以鰣魚終老罷。這一天。獨坐在書房裏面。正自長吁短歎。忽然接着一封郵信。他拆開一看。却又喜不自勝。重新將他從前的興致又鼓舞起來。原來這封是一位周女士寫給他的。信中的大意。說他平時愛讀小說。但是在時下出版的小說裏面。尤其愛讀的是介人所著的小說。而在介人所著的小說裏面。尤其愛讀的是那幾篇愛情小說。如今因愛慕情殷特地寫這一封信來。想和介入。結一個文字之交。這種說話其實也很平常的。但是介人此時却陡然起了許多的感想。因為這周女士原是一個影戲界的明星。介人平日很喜歡看影戲。在布幕上面久已省識。這位周女士的容

跪忽起。好像發了神經病一般。更不知是什麼頑意。便問道：「你這是幹什麼？」介人搖搖頭道：「沒有什麼。說完頭也不回竟自走了。」

游戲場最討厭的事

理想中的妻子

一四

貼有「手巾小帳不取分文」這幾個字。却是這些茶房見有人進來。不管你是坐着立着。要揩臉不要揩臉。他就把手巾挨送上來。有時手巾還是半冷半熱的。你若是拒絕他。他就露出不舒服的神氣。彷彿是你不識抬舉。等到你揩了兩把手巾給他一個銅元。有時他還要你再給一個像一個銅元一把手巾。是他們的定例。

醉榴曰。游戲場討厭的事情實在不

止這三種。我不過把這三種提出來。

貌是十分妍麗的。并且知道這周女士不但扮演影戲很是神妙。還會自己編劇本。凡經他手編的影戲劇本沒有一齣不是情節優美。衆口交譽的。足見他的學識也是很豐富的了。而且他在影戲裏面種種表演。又都身手矯捷。逢着危急的去處。居然能躊躇能和人對打。顯着是習過武的。他的體質又一定是健全的了。所不可知的就是他的性格。但一個女人家既然歡喜看愛情小說。諒來他的性格。也是偏於溫柔的了。照這樣推想或者自己理想中合格的妻子應當屬於此人。亦未可知。當下也不寫回信。竟按着來書的地址親自去訪那周女士。又把自己所作的小說已經刊印的送了好幾部給他。作爲進見之禮。周女士見了他。自然十分歡迎。彼此纔見第一面就覺得異常親熱。

過了半年。介人自問對於周女士的四種資格。都嚴密審查過。決無

請他們改良改良。不知開游戲場的
老板肯容納我這個請求麼。

學生的通病 荷公

到了放假日。（例如國慶國恥中秋等）心裏便快活到極點。不知不覺的喜形於色。

假後第一天上課，沒一個不愁容滿面。於邑不歡。好像大劫臨頭。

每逢放試之前一日，必定點了洋蠟燭。四面用物遮掩。低聲誦讀。預備明

學生的通病

一件捲逃案

一六

天鵝的一科。這叫做開夜車。或者在天色未明的時候。起身站在電燈底下。展書直視。這就是開早車。

碰着了和氣的教員便任意胡鬧。

暑假寒假期內。無事可做。於是叉叉麻雀。打撲克。以及看小說。多睡覺。

消遣消遣他們無聊的光陰。

新來的教員和同學必定要題他們綽號。什麼猪八戒哩。搶飯大王哩。金睛魚哩。外國叫化子哩。和各種希奇古怪的名字。

同學中面孔略標緻些的。就當他們

呢。可否讓我知道。周女士道。提起此人。你或者也知道。便是在經濟書局當編輯的那個吳正民。介人先聽他說着許多拒婚的話。雖然心中懊惱。倒也罷了。惟有聽見他的未婚夫便是吳正民。頓時像被

一個焦雷震醒了耳朵似的半晌說不出話來。原來上文說過。介人對於自己許多朋友本來都是不滿意的。這吳正民便是在不滿意的朋友之中又最不滿意的一個人。



一件捲逃案

何海鳴

近來上海灘上。擒款盜物棄家潛逃的案件。是一天比一天多。差不多每天申新兩報的封面廣告上。都有這種招人緝拿的廣告。還附印上一小方銅版照片。鐵同畫影圖形。捉拿要犯一般。這其中究有

是女子。說出許多肉麻的話。譬如好姐姐啊。山嫂嫂啊。諸如此類。一言難盡。

上課時教員因事不到。他們便歡喜得了不得。跑東跑西。和別人高談闊論。

他們的心中情願嚴厲的教員常常生病。但是不希望他嗚呼哀哉。因為他死了之後。免不得再請別人。（濟羣道。最好望這教員生瘧疾。因為時發時愈。而不致死也。倘生他種疾病。則必請人代課。亦覺無趣矣。）

學生的通病

一件捲逃案

一七

什麼大了不得的事。也無非爲那犯人見財起意。以爲拿着這些財物。一走了事。就可逍遙自在。另躲到旁一地方去受用。再不然。就是因平日監守自盜。侵占着別人家的錢。自己嫖賭吃喝。浪費得乾淨。淨淨。又或妄想發財。挪移公款。悄悄地做些投機事業。一旦虧空下來。同是彌縫不上。坐而待斃。本是不了。逃了出去。也無非背一個捲逃罪名。就此脚底明白學着一般大軍閥模樣。逃得無蹤無影。有些不大會逃的。一旦被人捉了回來。仍是免不了一場繩綫。有些逃法。高妙。始終法外逍遙。破不了案。但更名換姓。遠走他方。上背爹娘。下拋妻子。又失去社會上從前種種地位。也未必心裏好受。總之無論徒爲了這筆生不帶來死不帶去的金錢鑄下。終身的大錯。又何犯着咧。可嘆呀。可嘆。最近像上海地方審判廳長梅詒穀那樣智識。

愈對愈趣之謔聯

一件捲逃案 一八

他們對於分數簡直視同性命。多則快活。少則怨恨。

罷課一件事。學生最是贊成。因為可以借公濟私。在外面胡作亂爲。

階級中人由法政學生做到審判廳長地位。總算是優越了。爲了三五萬塊錢。情願將這優越地位犧牲。由尊嚴的法官變成有罪的逃犯。真正是有些不合算。憑他這種地位。以前何嘗未賺過花過三五萬塊錢。以後好好幹下去。又何嘗不能再賺上三五萬塊錢來花。如今只爲這一筆一個不多一個不少的三五萬塊錢。就自願將從前辛苦換來的機會丟去。將往後希望無窮的機會杜絕。人說他是罪人。我還有些可憐。他是愚人咧。

瞻廬

新春家塾開課。一師四生研究對仗。師出一題云。

春日遲遲

甲生不假思索。脫口而應曰。我對

如今閒言少叙。且敘述前年上海地方一件捲逃案的事實。此案因爲那案中罪人有一個很好的朋友。替他下全力調停。能夠化大事爲小事。化小事爲無事。以至於沒受法律上的制裁。還恢復些社會上已失去的人格。這不是一件很徵倖的事嗎。可見人生處世。萬萬不可鹵莽滅裂。有什麼彌縫不了的過失。還是說出來。找幾個有肝

夏雨慢慢兒

師尚未置可否乙生忍俊不禁曰我也會對我對

唐高宗是嫂嫂的女婿

師曰此對是何用意乙生曰彼（指甲生）稱夏禹（雨讒禹）是妹妹（慢慢）的兒子吾所以對唐高宗是嫂嫂的女婿丙生忍俊不禁曰我也會對我對

椒鹽月餅是隔壁鄉鄰的四姑娘
（唐高宗）對椒鹽月餅是食物對食

胆的朋友代爲設法的好萬不可輕易出此下策以一逃爲了事到那時賞格掛出就到處做不了人啊

劉守常是上海灘上善於交際的人時而要集股開一幢大旅館時而要招人合夥開一個大公司每見一個朋友總有他一番天花亂墜的話而且生平最善拉攏凡是飯館妓寮種種公共酬應的地方都時時有他的蹤跡交上了這個朋友看見又有朋友的朋友在座時必又須托這朋友再與他當面介紹及至一交談之後他總表示親熱一律以好朋友看待間不兩天還得挨門挨戶去拜訪或是盡些東道之請以期與人十分接近趁機會商量些合夥集股的事是決不肯輕鬆放過的在這三年以前他在一處花酒檯面上藉旁的友人介紹得認識一位天津徐先生名叫炳卿的他知道徐炳卿是一個半官半商的實業家能力甚是不小故而加倍巴結想與他交上

愈對愈趣之謔聯

一件捲逃案

二〇

物也。嫂嫂對隔壁鄉鄰女婿對四姑。
娘是人對人也。丁生忍俊不禁曰。我
也會對我對。

酸醋大蒜頭是斜對門敲木魚的。
和尚家婆。

師曰。更胡鬧矣。此對是何用意。丁生
曰。椒鹽月餅對酸醋大蒜頭是食物。
對食物也。隔壁響鈴（鄉鄰）對斜對
門敲木魚是用物對用物也。師姑娘。
(四姑娘)對和尚家婆是人對人也。
寥寥四字之出聯愈對愈趣竟對至
一十七字其聯開之胡盧一笑而已。

朋友無如徐炳卿看守常平日言語舉動不甚落實。總是與他疏遠。雖說劉守常有好幾次糾纏得緊。炳卿也不過酒食徵逐在檯面上應酬中稍微加以顏色。並不曾輕易與他共過一回事。恰巧此時另有一位年紀較青閱歷較淺的谷朗齋。本是炳卿多年的朋友。只因在炳卿宴客席上見着了劉守常。一談甚是投機。守常就覺得此人容易交接。從此便把平日對炳卿用的一切工夫全移來用在朗齋身上。朗齋在上海年數不多。所開的一家公司也無非是替遠處旁家大公司經理些貨物。魄力並不見得怎樣雄厚。祇是遠處熟人很多。自己信用很好。將來總還有成大事業的希望。守常常常對朗齋說。自己怎樣在上海地方有手面有閱歷。又正要舉辦些什麼大事業。朗齋信以爲實。以爲自己也有這種事業。慾難得有這樣的好友。可以彼此幫助。互相聯合。就不覺墮入守常彀中。與守常接近得很。

喳喳錄

逸梅

某獸子偶遊英大馬路。見有駕自由車者。亦有駕摩托卡者。一瞥即逝。其速無倫。獸子忽自忖曰。若將自由車加於摩托卡上。則其速度更不知如何矣。

予東塗西抹。於茲十年。而尤喜爲各雜誌補白。一鱗一爪。散刊甚多。於是諸文友戲稱予爲鄭補白。予笑領之。近又見小申報狗厂君。換湯弗換甘。

密切守常的臨時公館。朗齋也常去過。并見着那守常名爲太太實則姘頭堂子裏當大姐出身的歪頭老四。一聲聲的嫂嫂。叫得好不親熱。又時時一同去白相堂子。在花天酒地中取樂尋歡。真可謂相見恨晚。親於膠漆的好朋友了。炳卿從旁看在眼裏。明知守常沒曾懷着好心。將來凶終隙未。勢所難免。且深以朗齋上當爲慮。但當初介紹的並非別人。有話很難啓齒。况他二人親熱得異常。說出來也不見得能使朗齋相信。反而得罪了守常。故此仍是緘默不言。作爲無關我事。不久炳卿在上海的事務已經辦完。便就轉回天津去了。約莫過了兩三個月光陰。炳卿還是在天津住著。這一天接着朗齋在上海打來的一封急電。譯出來看道。

守常從弟手拐去他友鑽石手鐲二對。玻璃綠翠戒二隻。與老四偕逃。請兄在津截捕。餘詳快函。

草譜著有一則云小說雜誌補白少不得鄭逸梅予因改杜牧詩兩句云十年塗抹霜毫禿贏得文壇補白名某商人子常聞其父算賬共結若干元云云記之不忘後出爲錢店學徒

炳卿看完暗暗嘆一口氣道果然會鬧出笑話來但是這些貴重東西是朗齋友人的由朗齋手中被守常騙去朗齋受累太重了我與他交情甚久且守常又是我的介紹既有電來總得幫朗齋一下忙替他將守常截住便囑付僕人打電話到車站問從上海來的津浦通車是什麼時候到天津不一會僕人回答道下午五點半鐘幸喜還來得及便帶領兩位公司中夥計自往車站去截並將這情由

寫一家信其稱呼大妙而特妙蓋爲祖父祖母父親母親共結四位大人

尊前也

某木匠拾得一紙上有工工四尺長數字木匠即示其同夥曰爾之賬遺落在此已代拾得

至友馬達人自外來謂予曰今日與

炳卿看完暗暗嘆一口氣道果然會鬧出笑話來但是這些貴重東西是朗齋友人的由朗齋手中被守常騙去朗齋受累太重了我與他交情甚久且守常又是我的介紹既有電來總得幫朗齋一下忙替他將守常截住便囑付僕人打電話到車站問從上海來的津浦通車是什麼時候到天津不一會僕人回答道下午五點半鐘幸喜還來得及便帶領兩位公司中夥計自往車站去截並將這情由告與那夥計知道清楚請他們看他眼色行事有一位夥計道天津有三個車站一西車站二新車站三老車站津浦車第一站所到的是西車站還是到那裏守候以免那廝半途脫逃害我們撲一個空炳卿點頭稱是就一同往西站而去

這西站是一個小小車站地點是在天津市外冷落得像鄉村一樣從來不會有人到這裏接客的炳卿倒是第一回去觀光咧到了那

一白髮美人。晤叙甚懽。予曰。美人出
鬚已爲奇談。鬚而云白。更屬荒謬。達
人曰不然。予之所謂美人者。乃一美
利堅人耳。

某甲與人應酬。善作廢話。如曰。今日
天氣熱。今日天氣冷。諸類。予戲之曰。
君之應酬功夫。猶有未盡也。如云。地
下潮溼。人要多吃飯。斯二者。尙付闕
家之頭銜。舍君莫屬矣。

裏不久。火車也就來了。車中並沒有多的客人。那劉守常更無蹤跡。
向車守一打聽。知道這次通車。因爲南京江中刮大風。輪渡未開。上
海坐灘浦車來的客人。全被阻在下關。所以這次津浦車。並沒有一
位上海乘客。眼看著這天是不會有什麼劉守常來了。炳卿等無奈。
退回自己公司裏去。並暗想此事不妙。守常既拐物潛逃。必須走得
神速。如今既在下關被阻。耽誤了一天。還敢大膽坐津浦車通過天
津嗎。我在天津住。以及與朗齋的交情。他是知道的。朗齋打電給我。
也自在他在意料之中。他能不防備我嗎。據他平日所說。河南開封。有
他一家可靠的親戚。他此次潛逃。自然是投奔那裏。但由下關換長
江輪船到漢口。再由漢口乘京漢車到鄭州。也可以到開封去。再不
然。依然坐津浦車。至徐州換上隴海車。也是一條到河南的捷徑。可
以避開我天津的截擋。以他那樣機伶的人。難道就想不到此嗎。看

怕老婆文

菊隱

仿春夜宴桃李園序

起來天津是藏不住他了。而且朗齋那封補述詳情的快信至今也被阻未到這裏面的細情我還不明了咧。但在人事上總不可不替朗齋多盡些力以無負朗齋的托付。第二天姑且再到西站去看一次罷。

夫老婆者河東之母獅狠毒者女子之本性而圓睂杏眼威儀幾何懦夫屈膝牀前良有以也况頰上賜之以爪痕枕畔慰之以私情喜恩愛之纏綿懼閨威之嚴厲恩威並濟不愧元戎喜怒無常豈慚暴主季常之癖所由來也甚至布褲磨穿頸上圓枷猶在不有酷罰何伸雌威便器偶忘畏

第二天津浦車停進西站時炳卿同着人照舊上車去看見車上的乘客果然比昨天多想其中必有隔天在下關被阻的上海乘客了及走進二等睡車時眼底一驚那劉守常果在那裏而且還同着那位姘頭老四正在那裏叫挑夫要卸下行李咧炳卿向身後的人使了一個眼色趕忙上前握着守常的手道守常兄你怎麼來的守常大吃一驚也急急問道炳卿兄你怎麼知道我會來炳卿笑道我那裏知道會來只因我來接旁的朋友不想會遇見你巧得很巧得很我們下車談罷唉……你怎麼不預先打個電報來咧守常定了

跪石榴裙下。

上海數目店名 飯牛

一樂也。（南京路泥城橋堍新世界遊藝場北部對門之剃髮店）

二仙居（三馬路大舞台戲館左

右揚州麵館點心店）

三雅園（南市裏馬路菜館）

四時春（石路口點心熟食店）

五福來（廣東路棋盤街口貨衣

店）

上海數目店名

一定神假裝無事。也堆着笑容道：是呀。我本來打算通電給你的。不知怎樣忘了。但是我有事要到北京去咧。炳卿道：下車罷我看你還是在天津耽擱一天的好。我有許多有益於你的話要同你談。你我並非外人。請你同嫂夫人都到我那裏去住一宿罷！言畢就吩咐身後的人快與劉先生搬東西。守常沈吟了一會忽然問道：有什麼事嗎？請你全告訴我。炳卿笑道：沒有什麼事。你放心罷。守常見炳卿身後有人知事不妙也就慨然答道：下車也行。但須與內人商量。一聲炳卿這才想起守常同行的老四剛才還站在守常身後如今仔細一瞧怎麼不見了呢。

炳卿身後有位夥計冷然笑道：那位太太到女廁所去了。守常就走到廁門外去喚。但又早見有炳卿同來的另一位夥計也守在廁門外邊。那婦人見門外有守常的呼聲。這才慢騰騰地出來。與炳卿見

上海數目店名

- 六。露。軒。（城內城隍廟素麵店賣淨素）
七。子。鱸。（舊皇宮前小酒館兼賣茶）
八。普。齋。（法界提線戲甯波曲局）
九。華。堂。（拋球場箋扇莊兼賣書畫文具有寶記厚記二家蘇州元妙觀山門口分店）
十。不。全。（天后宮前算命課壇）
百。花。洲。（畫錦里香粉局）
千。頃。堂。（二馬路轉角書坊專賣舊書）

面那位把門的夥計端詳了一回忽然失聲呼道劉太太你進去的時候我親眼看見你手上帶有一隻翠戒一隻鑽鍔怎麼如今不見了要當心扒手才是呀那婦人面上一紅輕輕答道在我身上咧恐怕下車時閒人擠得厲害故而卸下來藏在貼衣口袋裏倒多承留心關照咧守常接着道如今徐先生要接我們到他那裏去我想是不妨事的我們就一同走罷……一聲走字未完早被那兩位夥計將守常捆紮好了的行李一件件搬了下去守常夫婦也只好隨着炳卿一同下車路上那老四又再三與炳卿說道恁同我們守常是好朋友諸事總請多照應點炳卿笑了笑還是那句老話道沒有什麼事你放心罷

幾個人一同來到徐炳卿的公司裏炳卿夫人也住在公司樓上就此將劉太太招待在自己屋子裏守常由另一店夥陪伴著先開出

一件捲逃案

二六

萬年長（二馬路城內壽器店）

奧泓歇浦十里洋場酒地花天繁華世界吾人處其間攘往熙來無非爲名利鎖一日十二時百年三萬六千朝竊歎浮生若夢爲歡幾何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飯牛翁蹉跎老大如晏平仲行年五十回頭知四十九年之非客寄春申鷄鵝小住嘗至一樂也剪髮頭青面白往二仙居吃些點心聊充饑腹徜徉消遣獨赴三雅園小酌時新一澆塊疊向晚來四時春吃美味春捲現在世界勢

一頓晚餐預備飯後再行談判不料公司中有一位帳房是與朗齋有友誼關係的見守常截住很替朗齋歡喜就打一通急電與朗齋並悄悄與炳卿說道將這對夫婦送至警廳等候朗齋報明上海捕房前來迎提又何必勞我們替他看守咧炳卿搖手道不可如此造次我看總有可以轉圜的地方何必與姓劉的這樣不顧面子及又問明電報一發暗想果然上海捕房前來迎提豈不也無轉圜餘地便又自到電報局將那封電報追回

這樣耽延了一個鐘頭上海的快信也到了信上有幾句道

友人陳生其父與弟有交誼此次來滬就學帶有鑽錫二付翠戒二隻云共值五千餘金托弟變賣以作學費弟轉托劉守常代賣不意其將物謹去連夜同其妻老四逃走弟無以對陳生只得一函先行認賠一面報捕房緝拿逃人

上海數目店名

一 件 捲 遊 級

二八

利所謂只重衣衫不重人不得不脩。
邊幅遂至五福來租借華服鮮裳擺。
搖搖搖學白衿烏衣公子肥鮮久飫。
素餐是珍入城上六露軒飽啖田園。
蔬筍七子鱸乃來扇館也七碗落肚。
習習風生心脾清矣八音齋清音悅。
耳儘堪傾聽怡情流連九華堂裏展。
玩法書名畫增眼福不少誰云過眼。
雲烟然而人之貧富窮通悉由天命。
君子居易以俟朱賣臣五十後方富。
貴身非金石焉能久待盍不叩十不。
疊先生指示迷途耶過百花洲香風。

這幾句話就是案中真相炳卿看明連同前電一起拿在手裏向守常發話道朗齋有電報和快信到來說你和他有什麼糾葛幸喜你已在此我們大家好商量着辦罷守常將電信看完忽然發很道朗齋既托你拿我現在既已拿住將我往官廳一交豈不完事又何必多說費話咧炳卿笑道你誤會了我決無半點不利於你的心今天所以請你來無非想問明內情設法替你們兩家和解能夠和平了結大家免傷和氣若是不能你再走也還不遲我決不攔你就是如今我們作爲閒談你又何妨對我細談一談咧守常嘆一口氣道論我和朗齋的交情你是知道的我做這件事自問也有些對他不起但是也出於萬不得已當他交我第一批貨色之時是一付錣一隻戒我倒是規規矩矩誠心誠意去替他賣不想我所找的一個中間人是我從前欠過他錢的我一時忘記誤將貨色交了他被他扣住

馥。郁。看。紅。娃。綠。女。歌。緩。緩。歸。歛。千。頃。
堂。開。洋。洋。乎。書。聲。盈。耳。也。人。生。寓。此。
洞。天。福。地。安。得。駐。顏。仙。丹。有。萬。年。長。
乎。特。恐。一。棺。長。蓋。萬。事。皆。空。讀。王。原。
吉。詩。年。年。歲。歲。花。常。好。歲。歲。年。人。
不。同。不。禁。黯。然。魂。消。

招領紅良心廣告

瑞連

都人前晚偶過南京路，拾得紅良心一個。初疑甲乙丙等遺失，問之甲、

硬要抵帳。我拗他不過，又不敢拿真話告訴朗齋，只好掉一鎗花說有人要全買將另付錢。另一隻戒一齊弄到手，打算賣了這批連價錢都一齊交朗齋。將前批貨價抵上一點其餘，作爲我對於朗齋的負債。想朗齋向來也借過我的銀錢，料無不好商量。豈知第二批貨色到手後，又爲另一個債主所見，硬要奪取此物。我想前案未清後案又惹麻煩，四面八方對不起人，故而出此下策。如今承你好意要出來調停，只要調停得下，我總從命就是。

炳卿想了想道：如此說來，我是原諒你的。但這些東西，總還有一半存在，守常道連一半都不全了。炳卿道：怎麼？守常道翠戒還剩下一隻鑽鐯，已不成副。因爲我當了一隻作盤川了。炳卿道：當票咧？守常道還在身邊，便掏了出來，上面寫着質洋三百元。這因爲守常的掛頭老四，在火車上會帶上一兩件，心知已被炳卿看見，故而從實說。

云心本橫着不致墮落非其所遺獨之乙云余本無良心問之丙云余心黑此非己物究竟此紅良心爲何人遺失茲將此紅良心封寄上海紅羅誌社請失主趕緊到社認明領取萬勿自誤鄙人將若何啓事

余感某腦筋甚鈍肄業高小校不善爲文每逢國文課深苦之常爲同學所棄憤甚二月三號過余家見案頭

出其實連那一半也在身邊什麼被賬主扣去都是假話炳卿就慨然說道事已明白我就老實給你說就是你一件東西不

剩我也得替你調停不讓你吃虧的如今況還有一戒一鐫和一張當票差不多可算一小半了請你就在我這裏住兩天我寫一封親筆信派一個親信人去到上海找着朗齋說我願出來調停暫付他一小半東西其餘限期歸楚請他不必再追他若允時就來天津一趟大家見面說明仍是朋友他若不允那一大半就由我擔任也未嘗不可不過這幾件東西須得由你先交給我保存我才好放心去信如你不放心我將這些東西存到另一家銀行裏去也可此外我替你可惜想你一時糊塗沒會顧慮到幸而今天碰見我能苦口解

廿二十六期紅雜誌。借以去。翌日往。
索。至。則。見。其。兩。脣。盡。黑。與。之。語。齒。舌。
皆。黑。驚。詢。其。故。彼。即。以。二。六。期。紅。
雜。誌。四。十。四。頁。之。遊。戲。欄。中。『小。說。
易。作。』一。則。示。余。曰。『吾。正。實。行。此。
事。也。』余。翻。閱。前。頁。則。爲。文。煜。君。新。
常。識。之。一。距。新。字。之。上。約。長。二。分。之。
空。白。一。余。意。此。空。白。中。必。爲。『滑。稽。』
二字。特。印。刷。者。之。悞。耳。不。禁。笑。謂。之。
曰。此。滑。稽。小。品。汝。遂。以。爲。真。何。愚。乃。
爾。彼。老。鑿。成。怒。大。駕。文。煜。害。人。不。止。
云。

釋。給。你。聽。并。替。你。作。一。圓。場。留。一。條。後。路。你。須。知。道。我。此。舉。爲。的。是。
幫。助。你。并。不。是。拿。你。做。人。情。去。賣。給。朗。齋。我。和。你。交。情。在。先。那。能。夠。
見。你。走。錯。了。路。不。救。如。今。話。已。說。明。你。若。尚。有。疑。惑。以。爲。朗。齋。不。肯。
干。休。到。那。時。我。再。放。你。走。并。仍。將。東。西。還。你。都。可。我。決。不。能。害。你。更。
不。能。坐。視。你。逃。難。沒。得。盤。錢。大。約。你。總。可。相。信。我。了。◎

守。常。聽。了。這。段。委。婉。的。話。心。中。一。陣。感。激。又。是一。陣。後。悔。不。由。眼。角。
邊。淌。下。兩。滴。淚。來。嗚。咽。着。說。道。我。做。錯。了。事。被。你。擒。住。就。送。我。到。
官。我。也。是。自。作。自。受。不。能。怨。你。况。且。你。還。有。這。般。好。意。替。我。轉。圜。我。
並。非。全。無。心。肝。的。那。能。不。聽。你。良。言。相。勸。更。那。能。說。不。相。信。你。如。今。
我。東。西。交。給。你。就。是。還。要。請。你。原。諒。我。身。邊。寶。是。的。的。確。確。只。有。這。
幾。樣。本。來。這。件。事。還。有。好。幾。成。出。於。老。四。的。意。思。其。餘。的。……言。下。
大。有。從。寶。供。出。餘。物。在。老。四。手。中。之。意。但。想。一。想。說。不。得。便。又。改。

口道其餘我也無什麼可說了炳卿也是一言不發隨着嘆氣但此事的真相心中早已明白了許多明明是老四眼光狹小看着這件首飾便指住佔爲已有以至於逼得守常犯罪逃跑婦女們見識不士紳大賈偶遊所謂鹹肉莊者招來之妓設爲其戚相見之下竊極矣

廣如此也真正是可嘆啊

炳卿就此又安慰了守常一回才親自動筆寫了一封懇切的信派稠人廣衆之間大吹其法螺忽被識者道破衆皆匿笑當此之時竊難堪矣

身著華服足登革履躍上電車腰無半文適遇查票員定欲補購此時之窘何堪設想
君伶登台演戲匆忙間忽忘詞句其

炳卿就此又安慰了守常一回才親自動筆寫了一封懇切的信派一個夥計自到上海投遞便交代了好些話勸朗齋務必平和了結又囑付自己太太小心陪着劉太太要時時安慰伊不想到第三天早上僕人送進一份上海新聞報被守常接住只見封面上登着一個賞格就是朗齋登的懸賞五百元還附印着男女二人的銅板照片這一來守常有些惱了不由仍發出流氓脾氣與炳卿發話道有這張報我是做不來人了我如今逃命要緊請你放我走罷東西還我不還我憑你良心就是炳卿也只好連連告歎道對不住這個

窘態當非筆墨所可形容。道學先生生平不近女色。一夕酒後。登青蓮閣。被雉妓圍住。不得分身。當此之時。其窘狀爲何似也。

諧話五則

阿毛之父親給阿毛銀元一枚。其母問之曰。阿毛汝有銀元一枚。將買何物。阿毛思忖半晌。始曰。兒欲再買一父親。則兒又可得一銀元矣。(黃襄國)

廣告是在你未到我這裏以前。朗齋所登的請你不要錯怪了我。但是既有了這廣告。你越發不好走我也。不放心讓你走了。倘若走出我這大門。被旁人看破。我怎生對得起。你若始終住在我這裏。那怕我派往上海去的人已經啓程。眼見朗齋不日可到。調停成熟也就。有一萬塊錢的賞格。我也能保。你無事仍得請你始終信任我才好。怕我不甚遠。你又何必輕易跑出去冒風火咧……於是連勸帶嚇才又將守常留住。同時那位老四忽然也大發雌威。說相片登在報上。坍台。不小。從此不能做人。就幾次三番哭哭啼啼吵鬧。定要吃。生雅片尋死。徐夫人不知費了許多唇舌。也才勉強將伊勸住。在朗齋未到的那兩三天。主客雙方面都非常不安。守常時時出言不遜。說我是不怕的就是到官又有什麼憑據。就是辦我的罪。姓谷的也休想再能要着我半點東西。我還會送個人情叫另一個人開。

某甲納粟得官。奉委之日。晉謁大吏。大吏問之曰。汝知四書大義乎。某曰。知之。四輸頭贏。大吏叱曰。汝豈不讀書乎。某又曰。獨輸三贏。大吏知其無能。終以是開缺。(姚病梅)

耶穌生蛋 某生福建產來滬未久。

操滬語不甚純熟。一日爲耶穌聖誕。校中放假。或問其故。生曰。「今朝耶穌生蛋。」咸爲捧腹。又生嘗讀孔夫子爲教化子。余爲捐掌。蓋是時余正翻閱紅雜誌。適至十五期之補白。生所言與濟羣所識。如出一轍也。且教

姓谷的先要五百塊錢賞格咧。徐先生到那時若是交涉。決裂你若不將那幾件保管的東西交與老四變賣作爲我獄中的用費。我是决不答應你的。或者我簡直說全批貨色都交給你了。叫你賠幾個錢也未可知。炳卿聽了只是微笑。并極力解釋道。那怕叫我在你未下獄之先交涉。決裂之後先行痛痛快快的賠清那一半。也是可以的。

過了五天。朗齋果然到了。炳卿將朗齋另行安置在一所旅館裏。切實的勸解道。我看就是這樣平和了。結了罷。你如真給他下不去。他流氓脾氣在公堂上什麼都說得出。未見得能痛痛快快一堂訊清。就是訊明了後。他仍是無錢也終不能完全賠你。你白淘許多氣。又何苦咧。弄得不好。或須還先要拿五百塊錢賞格來幫他送一個人。情給公差。更是大大的不合算。我看你還是認了這一大半的損失。

化子烹羹與孔子車跡亦甚合誠巧
矣（林仙端）

虞邑有大方旅館。暗藏春色。勾引登徒。頗受輿論界攻擊。余友某滑稽子也。謂余曰。大方二字。取得正是名副其實。余問何曰。大方者。大開其方便門也。余爲之發噱。（章梅魂）

某生性魯鈍。芸窗十載。猶不成文。而彼則以爲羣書博覽。一顧學鴻儒也。平時喜作詩文。輒無所得。一日吟成一對。對曰。東瓜西瓜。萬商雲集。南瓜北瓜。中外通商。彼自爲千古絕對。嘗

龍齋沈吟道。誰願意與他多打官司。自然是了結的好。但他不見得。只剩下這兩樣。不妨請他再拿出點來算。我領他的情。再替他另登一個廣告。說明前次廣告出於悞會。他因有旁的要事。離滬誤將東西帶走。現已彼此解釋。疑團交回原物。豈不與他更有體面。

炳卿覺此言有理。又走回去勸說。但守常搖搖頭道。我身邊實是沒有了。老四雖另有一點私蓄。不見得肯拿出來。我一時究竟不好意。思回上海也得留伊那筆錢在身邊用。但朗齋既是好意。我也不好意。白辜負了他。我上海公館裏還有堂紅木傢具。一房西式牀櫃和梳妝台等件。橫豎是要發封的。我出一張字給他。由他自由變賣。大約也值得一千塊錢。將全批東西作五千元算。連當票現時本有一半。那一半二千五百元除去一千塊錢。傢具費又加上三百多塊錢。的當票錢也不過一千八百塊錢了。我寫一張借字給他。幾時我走。

以之誇人。(章梅魂)

雪 墓 劍 光(小說) 野 萃

北風緊冽。大雪怒飛。寒林鳥絕。萬峯

肅立。一少年單騎胡服。奔騰而來。穿

深林。抵山麓。駐韁仰望。神色愀然。已
而一躍下馬。過峰越嶺。如履平地。直
向萬山叢中而去。

少年何人。江其姓。丹魂其名。家住山
前十里之浮龍村。工擊劍。慷慨有俠
士風。因之從無盜敢犯其地。一村甚

運了還錢。就是況且這批東西本不值五千元。沒有貨樣子在自然照。五千塊。陪人家有一兩件樣子。照樣去買添補給他。大概再花一千二三百塊錢。連贖當都夠了。朗齋也不見得吃大虧咧。炳卿也笑道。照呀……就是全落在你手也不見得變賣出五千塊錢來。也甚是不值啊。

這件事就。此解决。由炳卿備了一桌酒。請朗齋守常二人見面。又當場交出那一半貨色。和當票付與朗齋。朗齋謝過炳卿。并對守常道。歉。守常也自認許多不是。親寫一張一千八百塊錢借據。和一張傢具。讓渡證。給朗齋。并邀炳卿作中保。炳卿也答應了。并由炳卿代朗齋撰了一張聲明誤會的廣告底稿。教朗齋帶回上海去登報。守常看了。也甚是滿意。

像這樣的排難解紛。炳卿夾在裏面。倒花了不少的錢。勞了許多的

重之村四面環水。形若浮龜。故得名焉。一日丹魂自城中歸。村人環之泣。曰。望先生乞命。丹魂見狀奇且訝。曰。毋譯。且語余故。一老人出。曰。自先生出。振衣闊盜首。率衆來村。掠劫一空。呼嘯而去。并留書以致先生。丹魂持

書讀曰。
神。一。不。要。朗。齋。償。還。二。不。要。守。常。答。謝。但。他。心。中。甚。是。歡。喜。說。是。數。了一。個。社。會。上。不。幸。的。人。朗。齋。走。後。守。常。夫。婦。拜。別。炳。卿。自。往。河。南。去。臨。行。之。時。向。炳。卿。磕。了。幾。個。頭。哭。着。說。道。天。地。間。難。得。見。你。這。樣。的好。人。替。我。解。了。圍。不。算。還。叫。朗。齋。登。報。恢。復。我。在。社。會。上。已。失。去。的地位。和。名。譽。生。死。肉。骨。恩。同。再。造。我。夫。婦。不。知。要。怎。樣。報。答。你。才。是。咧。

丹魂鑒。聞汝以能劍自豪。今來盜牧村。汝其奈我何。

綵衣闊李大王留言

丹魂讀畢。擲書怒曰。安敢渺余。安敢渺余。復顧村人曰。汝等且回。余去去



李飛偵探案

陸澹盦

(三) 狐祟

南人祀。皆。北人。信。狐。這。兩。句。話。中。國。人。大。概。都。知。道。的。我。們。中。國。的。民俗。向。來。是。閉。塞。極。了。所。以。迷。信。的。事。情。自。然。也。格。外。的。多。什。麼。神。

便來必殺此狂賊。遂攜馬渡河而去。振衣岡者盜賊之巢穴也。擄財殺人時有所聞。百里之內。幾無完土。而浮霆村獨安全如桃源。於是鄰村多歸培之。盜見青蚨玉粒。咸聚該村。乃思乘機一發。滿載而歸。顧殊畏丹魂。不敢前。惟快快垂涎而已。

一日盜探知丹魂他出。大喜。便聚衆長驅入村。所獲無數。并留書以辱丹魂。以為彼卽返時來追。叢峰峻嶺中亦絕不知彼之蹤迹也。

丹魂既抵振衣岡。乃登一最高峰。引

仙呀。妖魔呀。鬼怪呀。不要說婦孺愚民。非常相信。就是讀書識字的士大夫也沒有一個不相信的。至於怪物的中間。大家最畏懼而信服的。要算是狐狸精了。據他們相信的人說起來。這種狐狸精神通廣大變化無窮。居然能幻作人形遊戲。世間要是有人觸犯了他。他就能用種種的方法和你惡作劇。弄得你一家之中七顛八倒。中國的舊小說像聊齋誌異子不語之類。內中所記狐狸精的事。不一而足。講得真是活靈活現。有聲有色。也難怪看書的人都要信以為真。了。據一般老前輩說起來。我們南邊幾省狐狸精是很少的。一到北方。這怪物可就多了。有許多人家因為屋子裏出了狐狸精。就特地做了一個佛堂。把他供養起來。稱他為大仙。早晚禮拜。非常虔誠。誰要是叫了一聲狐狸精。便是大不敬。論不定那大仙發起脾氣來。就要把石子從空丟下。擊破那人的額角哩。近幾年來中國人也翻通。

首四望。祇見茫茫凹凸間。皆一片白色。而尤苦者。則雪猶未止。欲尋盜者。之足印。竟不可得。

馬嘶窮谷。其聲四應。丹魂至此。熱血益湧。恨不得即得羣盜盡殺而甘心焉。彼正進退兩難間。忽聞有噲聲起於山麓。乃伏身崖石。按聲窺探。則短衣窄袖者二人。方力牽其黃驥也。丹魂特曰。此必盜之從黨無疑。因聞馬鳴。故出而探望。今先使之飲吾劍已。而若深悟。曰。止。且觀其何往。可知盜穴之安在。

得多了這種怪誕不經的事情。稍有一點科學知識的人。當然是不相信了。可是信仰的人。依舊還不少。我也聽人家談了好幾回。狐狸精的事情。他們固然言之鑿鑿。但是我沒有親眼看見。總不能相信。我想狐狸這樣的東西。不過也是一種普通的動物。與牛羊豬狗無異。爲何牛羊豬狗倒不聽得什麼成精作怪。惟有狐狸這樣東西。獨能修煉成精呢？我也會把這個問題和李飛研究過。李飛搖着頭道：我是不論什麼都不相信的世界之上。那裏有狐狸精大概造謠騙人的一班人。他們都是別有用意。轉輾相傳。自欺欺人。其實那一個曾經親眼見過呢？我在四五年前。破過一件狐狸精作祟的案子。起先聽他們說來。倒也十分奇怪。後來一經查出。真是不值一笑。大概現在世人所傳說的狐狸。差不多都是如此。我把以前所探的案子講給你聽。你記出來。給人家看了。也可以曉得世人所謂狐狸精。

雪窖劍光

李飛偵探案

四〇

丹魂既見二人牽馬入山腰之石洞。便疾下至洞口。洞狹且黑。似不宜居。人者。若丹魂非適所見。亦絕不料及。乃盜穴也。旋挺身而入。施其神技。劍至元離。羣盜無倖免焉。

丹魂返與村人曰。今羣盜已除。汝等可往彼穴中各領失物。於是村人欣然拜謝。蜂擁而去。

翌晨。村人聚而謀曰。絕大害者江先生。今有斗酒。當往壽之。既抵其居。則室迺人遺所謂江先生者。已杳如黃鶴矣。

者。其中的內幕。却原來大半是這樣的。以下所紀。就是那狐祟案了。這一年李飛的家眷。住在派克路永安里三十七號。那貼隔壁三十六號的房子裏住着一家姓譚的。浙江南潯人家。主名叫譚梅生。三十來歲年紀。是個東亞法政專門學校的畢業生。家裏狠有幾個錢。在英租界北四川路的中段。開着一爿南貨店。店號叫做裕祥。因爲是一爿十餘年的老店。所以生意狠好。況且他這店基的地位。正在一條十字路的轉角上。四面來往的人都看得見這店的招牌地位。既然佔得優勝。營業自然就格外發達起來了。那位譚梅生先生。自從在法政學堂畢業之後。要想懸牌做律師。可是律師的執照。還沒領到。一向閒着。也不做什麼事情。這一年的暑假期內。李飛從學堂裏出來。在家歇夏。他同梅生。既然是緊貼的鄰居。大家走出走進。自然而然常相見。梅生爲人非常和氣。門口遇見了李飛。總是含笑招呼。

藝聞

慶霖

晚香玉唱梨花大鼓之歌娘也。曩歲余走漢皋。偕胡石庵易雪泥諸子徵逐歌場。卽識之矣。時香玉名未大噪。余爲作十香小詞以憐之。非諛非讚。蓋用以自遣耳。香玉傲骨天生。工愁善病。有飄零感想。無江湖習氣。所爲歌多中州音。無東魯土俗。誠可兒也。前年尙落拓白門。去年春偕妹香蓮來滬。獻藝於新世界游戲場。無爲蔣

有時還把李飛邀到他家裏談談說說。狠覺得投機。李飛沒事的時候。也把他請過來。隨意談談。一來一往。便更見得親熱了。梅生狠喜歡著圍棋。時常拉着李飛和他對局。李飛年紀雖輕。圍棋却著得狠精。梅生還不是他的對手。但是梅生的脾氣却又特別得狠。輸了一盤。再來一盤。愈輸他愈高興。絕不發火。有時李飛覺得過不去。便讓他一盤。有意給他贏了。方纔大家住手。從此梅生便天天邀着李飛。一同著棋。好在這時候大家都閒着沒事。有時候吃了午飯。竟一直著到晚上。絕不停手。橘中之樂。津津有味。兩個人倒做了棋友了。有一天午後。梅生來到李飛家中。忽然說道。今天沒有工夫。着圍棋了。我想到北四川路一帶去找房子。你橫豎在家沒事。能與我一同去嗎。李飛詫異道。你府上要遷移嗎。梅生搖頭道。舍間並不遷移。我要找的是店面房子。李飛道。原來你又要新開什麼寶號了。梅生道。

豔聞藝屑

李飛偵探案

四二

君捧之爲設晚社。廣徵詩文。索文於余。填喝大令詞以應。並和韻公者也。詞曰。鐵板輕輕拍。梨花片片芳懷儂。一曲最淒涼。最是無知小妹偏唱玉鶯。飄泊嗟楊柳。溫柔壓海棠。不須憔悴減容光。贏得文鶯未識綺羅香。贏得無家司馬恰好慰紅妝。

女京音大鼓。金氏姊妹登台獻技。頗負盛名。小蘭以藝勝。小香以貌勝。小樓不僅能大鼓。抑且粉墨登場。皮黃兼擅。滬濱名士集社。褒揚捧蘭香者。曰蘭香社。捧小樓者。曰聽雨集。金氏

也不是我們那爿裕祥南貨店要遷移了。李飛格外詫異道。裕祥的店基非常之好。爲甚忽然要遷移。難道房東要翻造了嗎。梅生道。也並不翻造。是我自己要遷移了。我們店中新近出了一樁狠奇怪的事情。我因爲有些害怕。所以一向也沒有與你提起。李飛道。什麼奇怪的事情。你能說給我聽嗎。梅生點點頭道。我本來要想誣給你聽哩。裕祥要遷移。就是爲這樁事情。我們中國有一種狐仙。你想來也知道的。李飛道。什麼狐仙。難道就是小說書上所說的狐狸精嗎。梅生聽了臉上現着狠恐懼的樣子。搖搖手道。你千萬不要這樣亂叫。他的神通廣大。耳朵狠長。萬一被他聽見了。和我們惡作劇起來。那樣不僅能大鼓。抑且粉墨登場。皮黃兼擅。滬濱名士集社。褒揚捧蘭香者。生正色道。這倒不要笑。我起先也同你一樣。不論什麼都不相信的。但是這個狐仙現在還在店中。衆口一詞。言之鑿鑿。倒不能數。不

諸娃皆維揚產。是我鄉親。嘗作小文。
以戲之。刊諸晶報。致惹鄭君怒。幾絕。
友誼。幸林屋師調和其間。始得無事。
此老老而豪放。未減當年項城才子
時也。蓋師亦蘭香社之中堅。特誌數
語。以誌前時譏刺玉人之過。

語以誌前時譏刺玉人之過。

相信了。李飛笑道：現在我也不和你爭辯。我倒要請教你這狐仙出在那裏呢。梅生蹙着眉頭道：就在我們的店裏呀！李飛詫異道：怎樣？你們這店裏會出起狐狸精來了？這狐仙是什麼打扮？狀貌如何？他在店中怎樣作怪？請你講給我聽。我倒要研究研究。梅生道：這事的發生還在半個月之前哩。有一天晚上，店中夥計大家都睡着了，到了半夜後面貨樓裏邊忽然驚天動地的響了一聲，把一店的人都驚醒了。大家恐怕有賊，急忙披衣起來，七手八腳，各人搶了一樣，像伙擁到貨樓裏去。四面一尋，門窗關得好好的，那裏有什麼賊的影子？只見貨樓的中間有一塊很大的磨盤石放在那裏。我們店裏向來沒有磨盤的，所以大家見了非常奇怪。這塊磨盤石憑空從那裏來的呢？後來大家研究了一會，有人便說這件事情一定是狐仙做。我們店裏出了狐仙，大家還沒有知道。所以他連這磨盤石來該

新歲試紅

李飛偵探案

四三

新歲詠紅

李飛偵探案

四四

新年浪擲買春錢。選舞徵歌醉綺筵。
我有消磨歲月法。裁紅暈碧小詞填。
鏖戰文場未肯降。果誰妙筆詡無雙。
一朝盼到星期五。（紅雜誌星期五
出版）萬丈紅光出滬江。

聲價增高值萬金。文人墨客總傾心。
掃眉才子爭先購。顏色腥紅着領巾。
統一全球識語先。國旗圍繞一周圓。
(紅雜誌封面之紅字圍以五色圈。)
新書產地知何處。黃浦灘頭紅屋前。
書成出版付庚郵。足跡能行五大洲。
得慰閒情紅雜誌。不將小說讀紅樓。

我們一下也算是給我們一個消息的。這話一說幾個膽小的夥計都駭得面面相睹好像那狐仙就在他的面前要是他再運一塊磨盤石來當頭擲下豈不要把腦袋都壓破了麼這樣一想大家戰戰兢兢一夜天都沒有好睡到了明天早晨就有人提議說店中既有個佛堂做一塊牌位把他供奉起來他自然就安安靜靜不會吵鬧了當時大家便去要求經理孫少圃孫經理自己不敢作主跑來同我說我雖然不大相信但是大家既然如此說而且所費無幾就也聽憑他們去供奉罷不料那位狐仙却野蠻得很不講情理的我們立了佛堂供奉着他却鬧得更利害了帳檯上的筆墨紙硯算盤等物隔了一夜忽然不見後來却在竈間內鍋子裏尋出來了經理先生的一件紡綢長衫好好掛在房裏忽然不見了尋了半天原來

韓·濟·羣·生·藉·警·鐘·挽·回·末·俗·振·頽·風·
梟·聲·嘈·雜·來·鳴·鳳·不·愧·聲·名·鶴·頂·紅·
(紅雜誌之編輯爲獨鶴濟羣二君
故云)

紅雜誌二十八期出版日爲舊歷新年元旦日故賦七絕二十八章挨次嵌一紅字以博讀者一笑。

癸亥新酒令

觀欽

其一

首舉一含癸(或亥)之字下接

却掛在屋頂上一個烟函傍邊據看守貨樓的阿根說他每天晚上總聽得貨樓中間有脚步聲音好似一個人在那裏踱來踱去的樣子有一天晚上他一覺醒來忽見床前立着一個白鬚的老者拿着一枝旱烟袋正在那裏抽煙他駭得魂不附體要想叫喊喉嚨裏却叫不出來眼見着那個老者一步一步的出外去了起先大家還不大相信說他睡得眼花不料第二天晚上一個學徒晚上起來到後天井去解溲只見屋角裏閃出一個白鬚的老者來身上穿着白袍向他點頭駭得他褲子也沒有束好連哭帶喊的逃了進來等到大家起來去看那個白鬚老者早已不知去向了有一天阿根好好的睡在牀上狐仙却把他移到牀底下去他自己好似着了妖魔一般一點也不知道後來還是人家把他叫醒的貨棧的牆上黑暗中間時常發現兩隻眼睛大如碗口閃閃發光一會兒又不見了這是有

四書一句而其字卽化爲癸（或亥）

闕：不得其門而入：闕化爲癸。

効：力不足也：効化爲亥。

喚：日知其所亡：喚化爲癸。

孩：子欲往：孩化爲亥。

鑄：去其金：鑄化爲癸。

該：失言：該化爲亥。

睽：無目者也：睽化爲癸。

垓：土地荒蕪：垓化爲亥。

睽：足縮縮：睽化爲癸。

垓：馬不進也：垓化爲亥。

好幾個人看來的近來鬧得更利害了。前天晚上貨樓中間忽然發起火來蓬蓬勃勃燒得很利害。幸虧阿根醒來看見了叫醒了一店的人大家拿水去澆方纔把火澆滅。最奇怪的是火滅之後進去調查不料燒了半天連樓板都沒有燒焦一塊。大家見了個個稱奇。店中有一個出店司務名叫阿順膽子最大。他見狐仙鬧得這樣利害心中有點氣忿。不免罵了幾句。他睡的地方恰巧在那貨樓的下面。一張板鋪並沒有張帳子。這天睡到半夜不料樓板縫裏澆下一股水來。不偏不歪澆了他一頭。一面淋漓漓連身上短衫褲子都溼了。阿順睡夢之中直跳起來。覺得那股水又熱又臭。分明是有知貨樓裏邊空空洞洞那裏找得出一個人來。阿順一鬧把大家又都在樓上解溲流下來的當時他便飛也似跑上樓到貨樓裏去看誰都鬧醒了過來。一問都說這一定觸犯了狐仙所以與他這樣的惡。

其二

首舉癸（或亥）字下接四書一句而其字卽成爲舍癸（或亥）之字

癸：援之以手：癸成爲揆

亥：有土：亥成爲垓

癸：得其門者：癸成爲闕

亥：謂之有力人矣：亥成爲勑

癸：草也：癸成爲葵

亥：有馬者：亥成爲駭

癸：一日暴之：癸成爲睽

亥：可與言：亥成爲談

作劇阿順恨極了在貨樓上頓足大罵千妖狐萬妖狐的罵個不了。大家都再三勸他而且替他擔心恐怕他還有什麼無妄之災誰知這幾天那狐仙雖然依舊出現阿順那裏倒不去惹他了可見得現在是強權世界就是神通廣大的狐仙也怕凶的昨天經理先生來和我商量店中被狐仙鬧得這樣一般夥計都沒有心思做生意了我們已經供奉着他。他還是這樣的胡鬧大約我們與他沒有緣分所以如此我想我們與狐仙鬥怎樣鬥得過他倒不如另找房子搬。到他處讓別人家來居住罷況且這樣火呀水呀的亂鬧萬一鬧出什麼亂子來豈不是更吃虧了我覺得他所說的狠是有理便決計搬個地方讓他罷但是我們的店基地位極好無端搬到別處去營業上面一定要大受損失而且租界上店面的房子狠不容易找我還想仍在北四川路一帶尋一宅房子離開原處不遠那末向來

癸魚我所欲也；癸成爲鰥。
亥勞其筋骨；亥成爲骸。

含犀霏玉軒筆記

律西

△蠶婦

鄆鄆才人嫁爲廝養婦。千古同慨然。
中國婚姻之制不良。以才貌兼全之。
女子而抱彩鳳。隨鴉之憾。致鬱鬱以。
終者。以耳目所聞見。正不知凡幾。僅。
供世入之。咨嗟惋歎。已可悲矣。然亦。

的。老。主。顧。還。能。殼。尋。得。着。生。意。上。面。也。不。致。大。受。影。響。你。看。如。何。李。
飛。聽。他。說。完。便。問。他。道。你。也。相。信。這。狐。仙。是。真。有。的。嗎。梅。生。道。我。早。
同。你。說。了。這。種。怪。事。我。本。來。是。不。相。信。的。現。在。店。中。的。人。都。親。眼。目。
睹。來。和。我。說。就。是。狐。仙。遲。來。的。磨。盤。石。我。也。去。看。過。的。確。是。奇。怪。得。
狠。那。就。不。由。人。不。相。信。了。李。飛。搖。頭。道。也。許。有。人。在。裏。邊。裝。妖。作。怪。
假。託。狐。仙。你。們。沒。有。識。破。不。免。中。了。他。的。計。了。梅。生。道。我。對。於。這一。
層。也。想。過。的。但。是。平。常。這。種。裝。妖。作。怪。的。人。他。總。有。一。種。目。的。這。
會。我。們。店。裏。雖。然。被。那。狐。仙。鬧。了一。陣。可。是。並。沒。有。損。失。什。麼。店。中。
的。銀。錢。貨。物。也。沒。有。失。掉。請。問。這。個。人。裝。妖。作。怪。爲。的。是。什。麼。目。的。
呢。李。飛。道。這。倒。也。狠。可。以。研。究。的。平。常。有。一。種。人。要。想。偷。盜。什。麼。東。
西。便。先。造。出。一。種。妖。言。說。這。地。方。有。鬼。有。狐。形。容。得。活。靈。活。現。將。來。

儘有文人才士而誤匹愚蠢之婦者。人每忽不在意非尤不平之甚耶。友人譚君幼夔玉立亭亭天才橫肆爲詩文下筆千言立馬可待近來崇尚新學英文算術過目即能了解惟以少孤家又清寒直至二十四歲始娶婦。老母百般經營心力瘁矣。婦韓氏來自田間貌既粗陋性尤愚蠢幼夔雖不稱意然尙強爲和好閨房初無間言。蓋旣恐傷母心且冀其日久可施以感化也。距未三月婦本相盡露。幼夔日令識四字必教之數百遍。始

店中雖然發現狐仙却並沒有失掉什麼。據我看來也許這人的目的並不在偷盜東西或者店裏的銀錢貨物還不滿他的慾壑所以等有好一點的機會纔肯下手哩。梅生搖頭道他們衆口一詞說得非常確鑿恐怕倒真有這種狐仙並不是裝出來的。李飛道無論是真是假我總得親眼看他一看纔肯相信你們店裏的狐仙是不是。狠凶的李飛道狠好你現在不必去找房子了我今晚想同你到店裏去萬一狐仙出現我們可以察看察看究竟是真是假也許能察出一點蹤跡來。梅生躊躇道你平常喜歡研究偵探學我也知道的但是和妖魔奮鬥偵探學是沒用的了這倒不是玩耍的事情你不當他兒戲纔是李飛道就算真是狐仙我到了那裏並不去觸犯他他也未必會同我惡作劇的要是有人造作妖言那就是我偵探

能盡識。但隔一宿。則已忘之。九霄雲外矣。一日幼變自友人處借來祕笈。珍重藏諸。篋笥。迨取視。徧覓不得。則已爲婦取去。夾針綫矣。偶吟成一詩。用花牋。謄寫置硯底。轉瞬已被剪作鞋樣矣。又一日偶得肴饌。幼變酒興勃發。沽得村醪。手持一卷。且視且飲。詎一杯未罄。迴視盤中。婦已大嚼。一空雞骨魚頭狼籍。几案詢之。則齲齒而笑。油膩塗抹唇吻間。其黃如蠟。令人作三日嘔。或令共坐。玩月未及數分鐘。忽聞訇然一聲。婦已觸屏而倒。

的好資料了。梅生道。你若一定要去。也要與你們老太太商量好了。我方可與你同去。李飛點點頭。便進去和他母親商議。他母親聽說是去看狐仙。十分驚駭。再三攔阻。可是李飛好奇之心勃發。無論如何一定要去。並且竭力申說。決不去觸犯狐仙。他母親拗不過他。祇得答應了。李飛便欣然出來。催着梅生動身。一同往北四川路而去。兩人到了店中。李飛見櫃檯上生意狠好。幾個夥計包的。紛忙個不了。梅生引他到裏邊一同帳房裏坐下。經理孫少圃過來招呼了。李飛看他約有五十來歲年紀。衣服樸素。言語質直。倒的確是一個商人的樣子。三人談了幾句。梅生便問少圃那話兒。究竟怎樣了。少圃縐着眉頭道。昨天晚上那個白鬚老者。又在扶梯上邊發現。恰巧有一個小學生上去取東西。一眼看見了。駭得從樓梯之上滾了下來。左腿閃了筋。今天敷了點傷藥。現在還不能行動哩。李飛請梅

身臥地上鼾呼有聲蓋好夢尙未醒也。閨闥之間旣屢遇此殺風景之事。以故幼變恆悒悒不自聊。上年春間來作滬遊。冀遣悶懷。余就逆旅中視之。被留作竟夜談。始盡以相舍言時嗟嘆不已。余慰之曰：「今值講求解放時代，男女各有志願，本不可相強。以君所言，君夫人特欠風雅耳。並無其他過惡。况君才智過人，懷抱超卓。作君匹偶，自非易易。使彼當時嫁得一鄉人者，則伉儷間志同道合，安知不爲持家之健婦？方且以善主中饋聞。」

生把店中的夥計，凡是見過狐仙的都叫進帳房問他一遍。各人所說也和梅生講的差不多。內中要算看守貨樓的阿順講得最詳細。李飛看了他一眼，見那人年紀約有三十多歲，面色青白，好似有烟癮的樣子。至於他的言語倒也沒有什麼可疑的地方。衆人退去之後，李飛把衆人的言語細味了。一會便向梅生道：「貨樓在那裏可以引吾去看。」少圃聽說，貨樓兩字臉上便露出驚嚇的樣子，道：「這個貨樓便是大仙出現的地方。現在白天諒來不見得有什麼動靜。李先生要看，我可以領你上去。可是你千萬不可多說什麼，免得觸怒了大仙。惹動亂子可不關吾事的。」李飛點點頭，說：「吾曉得了。無緣無故，吾爲何要去觸犯他呢？」於是三個人出了內帳房，轉灣上樓，向貨樓而來。

(下期續刊)

耶。然則。彼之遇君。正。彼之不幸也。幼
夔。亦強爲一笑。歸後。殷憂成疾。延至
牘底。竟赴修文。亦可悲矣。幸於七月。
間。婦已生有一子。自遭此變。竟矢志。
撫孤奉母。人無間言。止未可以其愚。
而鄙之也。

△田三郎

清同治十一年六月。兩廣總督瑞麟
奏。佛岡廳屬大陂墟地方。有田公廟。
建自前明永樂年間。其神姓田。名三
郎。生時與妻姜氏事親至孝。周濟貧
乏。歿後。鄉民立廟祀之。頗著靈感。明
嘉靖中。封有威靈顯應四字。本朝嘉

第十六章



紅娘日記（續）

姚民哀

十一月廿四日 清晨儂赴後園攝花。見漣漪碧水。鵝鴨成羣。有水
暖先知之狀。（十六期封面）鄰女阿鳳。於午間來約觀新到戀愛之
鏡電影上本儂。因今日疊字令值課却之。阿鳳快快以去。儂思前四
五年。鳳年尙稚。常在我家嬉戲。儂嘗令唱百有歌一支。予以銅元一
枚。此景此情。如在目前。今鳳已儼然少艾矣。昔人詞云。一年容易又
秋風。百歲如同春夢。洵不我欺也。

十一月廿八日 鶴羣自津門拍一無線電報來。詳述唐山之學潮

慶初年青洞汛兵奉調四川征勦教匪。禱神而行臨陣見有紅袍人前驅。咸龍神助道光三十年長寧賊首胡黃毛五糾黨數千沿村索詐紳民禱求庇護賊不敢犯咸豐四五年間賊匪占據廳城官兵環攻數月不下官紳詣廟虔禱是夕督兵進攻忽見紅袍老人仗劍登城旗幟無數賊匪不戰自潰城遂克復其年九月賊復糾黨屯聚水頭圩欲犯廳城署同知陶漢率兵民禱之整軍進剿接仗時咸見空中有大旗一面上書田字指揮。

興工潮儂非常動心電文雖簡略而字裏行間皆含平民湆點也。
十一月廿九日 今日偶然有興赴紅世界觀程小清新排之三本殲讐記情節奇險令人莫測歸作游紅世界記自視紅之分晰頭緒尙清頗滿意焉。

第十七章

十二月一日 姚媽自鄉間來視儂渠本我母之隨嫁婢適人後仍在我家服役首尾幾及五十年直至去歲自知老邁無能始行歸去。今日持杖而來謂一年未見盼念煞人儂見其裝飾時髦且着高跟皮鞋(第十七期封面)骨鯁難忍規之曰老年人似不宜如是修飾況在鄉間媽謂假之於媳並大談奢話云自此間歸去倚賴子媳無如三人的命運不佳今年恐難卒歲其寓意蓋欲我家周給之儂思裝束如此時髦而欲向人告貸直可爲作荒乎其唐歌矣下午舊感

神兵騰空飛擊賊遂駭竄伏查各省志乘所載廟祀正神能禦災捍患有功德於民者例得陳請勅封今田公神屢次顯靈默助地方理合陳請加封云云此等不經之事公然見諸章奏宜乎迷信者之多也

△彭孝女

直隸景州知州彭爵祺安徽懷甯人有女曰詠春幼嗜讀書好聞古今孝義節烈事隨母柯氏侍父任所未嘗

一日離左右同治六年母病篤女潛割腕肉和藥以進病旋愈十一年冬

十二月三日晨起接鶴羣函知已由津去京書中并及廢督裁兵消息謂漸趨沈悶但聞里巷兒童偶唱廢督歌謠然終不能見諸事

馬姓命人來邀赴喜筵

十二月二日今日爲馬氏正日儂因鄙視其一門故雅不願去其家世居綠蔭下街弟兄三人皆有譚號長次名牛皮大王小熱昏今日成婚者行三名白字先生服務於報界新笑話甚多上年若父死因爭遺產兄弟鬭牆信綽號蒼蠅律師之言而涉訟又復邀人鬥毆時人笑喻爲螞蟻陣之聲勢自戕手足雖大有限幾經調解始已現

在孝服未闋遽爾新婚笑話之極因此人且譏其亡父家教不嚴在馬三欣然結婚殊不知已成爲玷污靈魂的罪人矣此等人家赴之亦殊無顏故卽令姚媽送禮去下午姚媽歸見我家無意借錢與彼因亦辭去

母復病。女侍湯藥不解衣者二旬餘。復割股和藥。竟不起。女恐傷父心。居食如常。百日後。將往奠於州之開福寺。寺母殯所也。女晨起沐浴更衣。密加縫紉。然後行。旣至。奠訖。寺有古

塔。高二十八丈。有奇女託言禮佛戒。感屬家人。守塔前。自偕媼婢登塔。升至第十一級。西向母殯。南向父所。泣拜者三。遂踴身躍下。家人趨救無及。見其以手托腮。側身坐地。含笑而逝。存年二十六歲。時同治十二年正月二十四日也。袖中有遺筆二。一屬貼。

實可慨也。函末托儂至世界書局。購書數種。儂乃於下午出門代辦。其中有蟋蟀譜一種。凡關於蟋蟀談話甚詳。不知表兄因何需此。晚間至紅屋。觀戀愛之鏡電影。已爲下本。結構絕佳。於是深悔前日未允阿鳳之請。來觀上本矣。

第十八章

十二月八日 我家忽發生竊案。失去首飾匣一具。匣中物皆珍貴品。又鈔票現洋一千五百塊。此款爲仲兄之物。因仲兄岳家指仲兄有外遇。欲賴婚。仲兄聞此消息。非但不怒。且大悅。儂異而詢之。仲兄謂彼旣不欲婚我。而我之意中人。正以我有聘妻而猶豫。今若此。可讓成將錯就錯之自由結婚矣。因特備此鉅款。以爲婚時之用。但儲藏頗秘密。深知此一千五百塊錢的來蹤去跡者。祇仲兄與儂耳。一旦爲賊箠者攫去。他日需用此款時。款反無着。勢必展緩婚期。似

塔前明已志。一屬殮時勿更衷衣殯。必母側父買棺收斂其屍如其言殯於母右。既而檢其妝匣復得遺書一紙。自述母疾篤時焚香告天誓以身殉。祈其父勿過悲痛。餘皆與家人弟妹訣別之詞辭旨悲惻讀者皆爲泣下。女旣歿。景州學正陳然等具文申於大府。直隸總督李公鴻章以聞於朝。得旨旌表。

覺自敗招牌。引人謠諑。故急報官偵緝。期在必獲。親友聞之咸來慰藉。并互猜奇怪的失蹤。儂忽念及天馬山有著名之私家。偵探張舍我親往迓之。求其擔任偵查此案。張慨允。謂賊必在此附近。因與儂奔馳數日。然竟無眉目。時值陰曆十月。嶺上梅開之際。丹楓如火。紅上小樓。(第十八期封面)接觸眼簾。彌增懊惱也。

第十九章

十二月十三日 今晨儂與偵探自鄉返家。仲兄謂有人來云匣中物已在萬國貨幣改造大會發現。儂急與偵探馳往察之。至則乃見一大商店門懸大減價招牌。無所謂改造大會也。歸詰仲兄始知報信者素有神經病。所言類於瀛談笑話。不足徵信。儂等大受偵探責備。謂不應如此魯莽。致貽誤信。又報信之笑柄。深爲懊惱。

爭奇競巧。往往出人意表。江西巡撫清季賄賂公行。然猶避人耳目。以故爭奇競巧。往往出人意表。江西巡撫

十二月十四日 失物仍無着落。焦灼異常。仲兄之岳家實行賴婚。

△清季之節禮

滿人德某尤此中能手。蓋彼旣廣納貨利，以賣差鬻缺爲事，恐遭彈劾，不能不以受於人者媚人也。某歲值端節，德廣備禮物，派專員至京徧覲各勢要，美其名曰土儀，其餽慶王者爲芭蕉扇，百柄香珠十串，就表面觀之，殊平淡無奇，實則其扇鑲柄處均以金製，其香珠則每串飾以精圓巨珠二粒，此兩物已值三萬金矣。又有渾金鑄硯，而加以髹漆者，以斑竹爲管。

而實以金條者，務使受者旣得實惠，而無納賄之名。即使調查帳冊亦無得。後於屋後樹旁（第十九期封面）察見泥土有異，掘之果有贓物。

原媒傳來之言，皆含諧與蜜質，似甜而實酸，故仲兄亦決計與意中人繩婚，不過一千五百塊錢飛去未還，不得不另行設法矣。

十二月十五日 今晨偵探忽得密信，謂有人於獨樹村見一賣花女郎，簪海霞碎片一不類貧家女郎所有物，故將賣花女誘至辦公室，以所簪之物持來視，儂與仲兄等一見，皆云此係我家世寶。向置匣中者，偵探卽窮詰女郎，則言得之於所歡，當令其導引同抵該村，儂等亦偕行焉。是村風景甚佳，野花自紅，清流映帶入水中，殘紅片片，別有一番風趣。村之西盡有矮屋一椽，獨樹當門，女郎指謂所歡之居也。偵探等破扉而入，不見一人，陳設甚簡陋，狀似以修理電燈爲業者。仲兄曰：是矣，失物之前二日，我家曾經添置電燈，今見此狀，則物爲電燈匠所竊明矣。偵探聞言，益放胆搜尋，屋中無所。

從執以爲罪方見其用心周密若在今日則匯票公行鈔幣直進可以省用一番心思矣

新歌謠

曉廬

窖藏取出視之不僅儂家一家之物尙有他賊而我家匣中諸物幸皆未動現款則已缺少二百番土中祇有一千三百塊矣當時偵探與儂等大功既告仍將賣花女郎押還辦公室一面呈報警廳儂因念及鶴羣之言曰際此末世有官而盜者有兵而匪者社會人物不能以片面定其良莠儂初以爲憤世嫉俗之言非定評也今見工人而爲竊賊則鶴羣所謂社會人物兩面觀之言信矣

△好心肝 謾子之逆母也

第二十章

好心肝乖心肝心肝天天捧書

上學去阿娘見了心喜歡

阿娘賣田與賣地天天替你籌學費
小學校中學校大學校幾次給憑幾
次考可憐阿娘窮得灶前沒有半根

十二月廿一日 晨八時仲兄赴警廳知竊賊已獲果爲電燈匠汪
阿八獨樹村之矮屋爲其窩藏之所日間不至若行竊得物或約其
情人歡會則必至也警廳於十五日得報後即派便衣警士赴該屋
守候四日無動靜昨夕阿八又竊得他家零星物欣然歸去初未知
儂等已曾搗巢掘穴且設阱以待故唾手成擒當夜解送警署今日

草。

心肝做了官了。阿娘望得眼兒酸了。
心肝文學實在好。一手推倒奴隸孝。
阿娘性命不如草。

心肝娶了女學生組織美滿小家庭。
阿娘只在破屋子裏搓草繩草繩兒。
搓得長。但願你們早養個好兒郎。
你的兒子也像你也把你們丟在一
間破屋裏搓條草繩做活計。眼淚打
溼粗草繩。問你心頭疼不疼。眼淚打
溼搓繩草。問你心頭可懊惱懊惱當
年。看得阿娘不如一根草。

由法庭判處徒刑。賣花女斥釋。失物各由原主領還。親友聞之。又來道賀。有不知底蘊者。疑儂偵破此案。舉女俠劉燕燕事。況儂其實匪中物。得有今日之歸來。皆張君舍我之力也。儂何敢掠人之美。以炫己能。因將此案始末詳為宣布。衆始恍然。

十二月廿二日。仲兄今日與意中人結婚。假玉壘瓊館為洞房。婚禮殊艸率。聞其前岳家向人言。謂是老鼠做親。並詈仲兄薄倖。惟究竟誰是負心人。戚黨自有公論。孰信其信口雌黃哉。

十二月廿三日。儂因仲兄婚事。兼以連日偵案過勞。故今日微有不適。高臥未起。桂弟來言。昨日與陳三官合謀為一事。頗得意。儂雖嘖其頑皮。然思之亦至痛快。蓋左鄰居一遺老。姑存忠厚隱其名。向來深居簡出。日者因宣統皇帝做親。一般民國巨僚多沿用前清舊官銜而送禮。此老聞之。手舞足蹈。故其蹤跡。竟時時出現。若人小辯

新 歌 謠 紅 娘 日 記

六〇

近世邪說橫行。倡言非孝。青年學猶垂服飾尤怪不可言。袍長僅及膝。褂袖大至八寸。殿紅鞋戴墨鏡。子大率誤信妖言。甘爲名教罪人。殊不知梟獍之徒。論罪當辟。瞻廬此種異服。招搖過市。人幾疑爲魑魅。現形於化日之下。竟成妖怪。世界矣。且常挾雨傘。一不知其有何用意。淡巴菰烟袋不離口。昨日過我家門首。爲桂弟與陳三官。以利剪縛於火夾上。乘其不備。躡其後而剪去小辮之大半。(第二十期封面)彼尙朦然未知。恐其歸家驚覺後。將疑爲紅燈照剪辮之風又興矣。

(完)

濟羣識

本雜誌下期有程瞻廬先生所著『孔子見盜跖鼓詞』。頗爲別緻。嚴獨鶴先生所著『三張過時的賀年片』亦極有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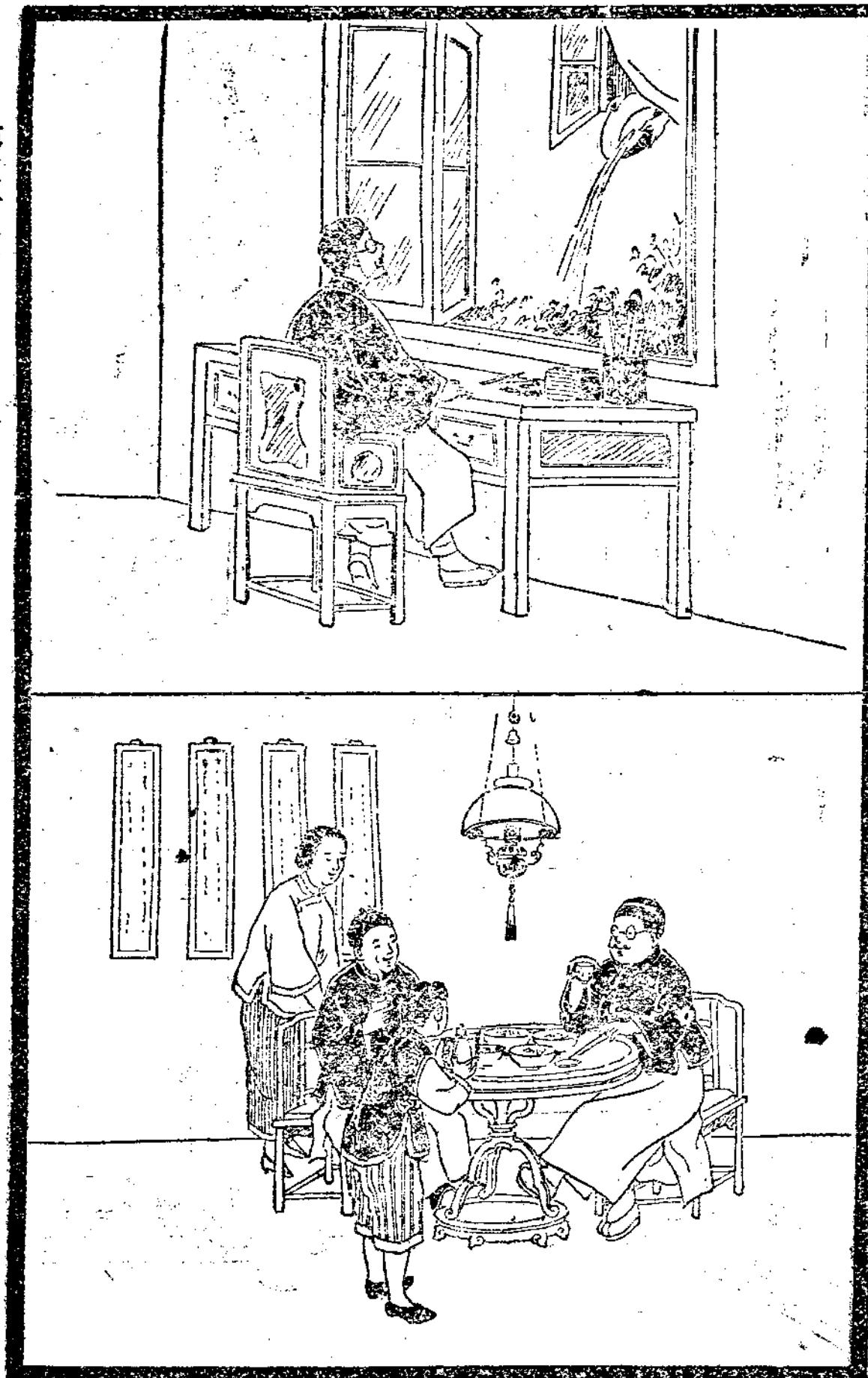
本雜誌歡迎各項小品文字。種類見本雜誌十六期六二頁。

前承新聞報館惠贈三十年紀念冊一本。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惠贈案頭日曆一座。并此謝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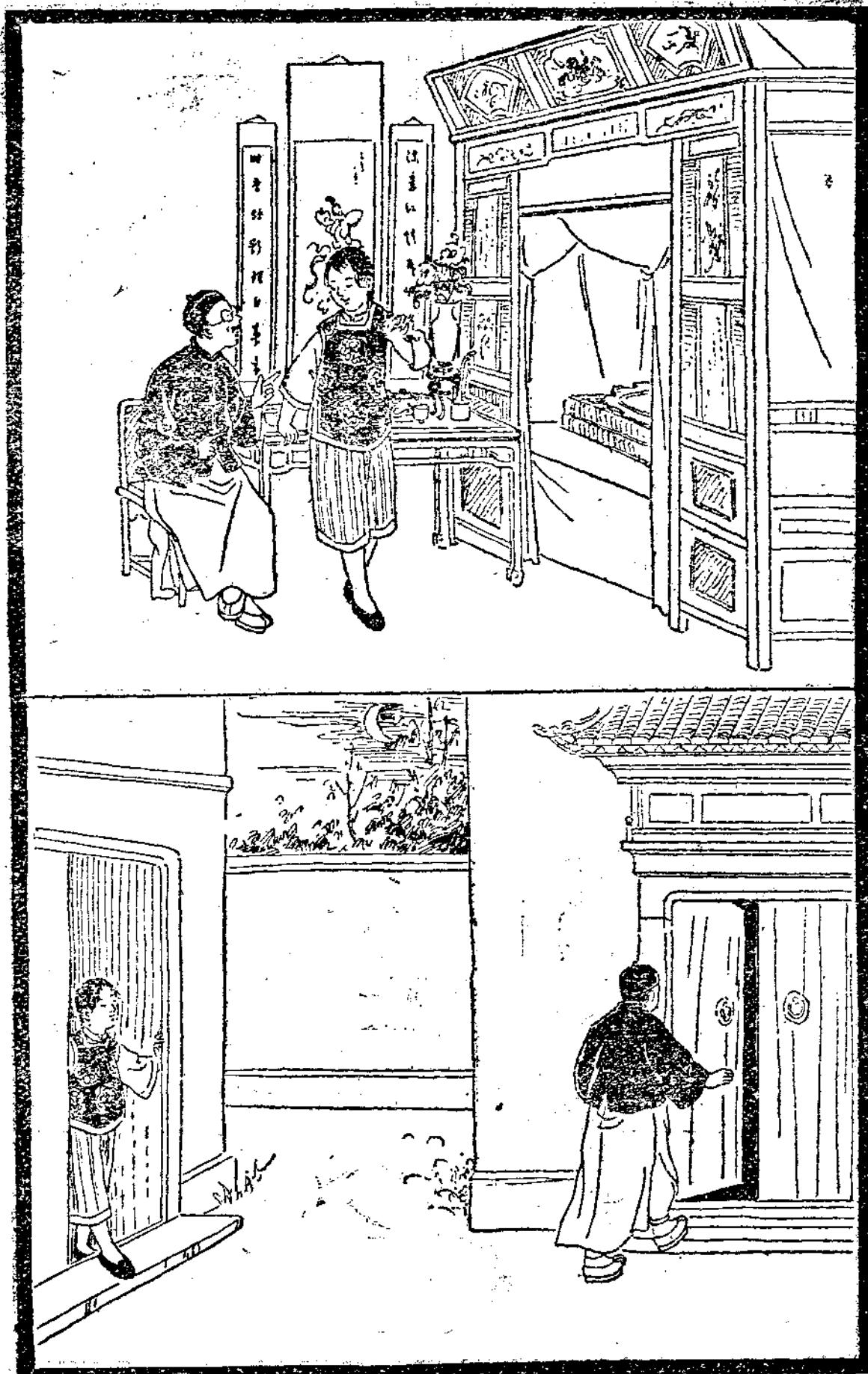
本雜誌編輯部現遷於閻北寶山路虬江路世界書局總廠。以後如蒙惠稿。或關於編輯上一切函札。概請逕寄此處。以免延擱。

(濟羣)

第三十一回 折節訪歸孝子去



第三十一回 移樽就教玉人來



新歇浦潮

海上說夢人著

第三十一回 折節訪豔孝子去 移樽就教玉人來

顧師爺講他主人回籍營葬的一段趣事。說來果然可笑。皆因夢周表面上岸然道貌，暗裏頭却是個無所不爲的僞君子。他盤着母板回常熟營葬，一面在三戒寺誦經，超薦自己因住在寺中吃葷，不甚方便的緣故，所以借寓在一個本家的宅內。在他臥房對窗本有小樓一角，乃是鄰舍人家的屋子。夢周初還不以爲意。第二天早起，忽見樓窗中伸出一雙白如雪，嫩如藕的手來，向下面傾一盆臉水。夢周覺得眼前一亮，再看之時，手已縮進去了。祇見窗口上掛的一塊白洋布窗帘，還微微飄動而已。他因沒看見那人的面貌，不由心痒難熬，守了好半天工夫。

連往三戒寺。他母親靈前上香叩頭等事都不會去幹。却一眼不霎的坐在臨窗想等候那雙白手再出來。偏偏微風不起。連吊在窗口上的那塊白布都沒動過。一動別說有什麼東西出來了。夢周好不難堪。偷着盤問這裏的小廝也糊裏糊塗的回答得不甚清楚。祇知道鄰家有母女兩個。住在樓上的大約是女兒。娘在樓下。至於姓甚名誰。是何出身。都還報不出。夢周無奈只得借端套他本家的口氣。方知這鄰家母女並不是正路中人。夕陽西下。常有班游蜂浪蝶。前往玩耍。大約所操的也是神女生涯。所以能吸收得這一班夜游神去光顧呢。夢周聽了不由心中一動。但想起素服在身。怎能夠尋花問柳。不覺興味蕭然。對他本家端詳了一會。忽轉着一句話頭。說不知二兄與他家近在咫尺。可也曾一探桃源異境。否。那本家笑道。不瞞大哥說。我因阮囊羞澀。雖然桃源在邇。還未敢作問津的漁郎呢。夢周道。這就是兄的大錯了。既然仙境可通。何惜幾串杖頭。我今兒本打算。

買酒與兄同醉。倘能夠有酒有花，倒也不負此良辰美景。呢。那本家聽說對夢周看上了一眼，笑道：大哥，你倒不怕人說。你服中狎游麼？夢周也笑道：這叫做逢場作戲，算不得服中狎游。況且家鄉風味我久不嘗。今番不遭大故，我也未必有工夫回來。而且住不幾天就要往上海去的。若不趁此時開開眼界，何日裏再能領略故園景象呢？那本家聽他此言，覺得也大有情理，不能不從他的興，隨帶領他往隔壁二姑娘的家裏來。所謂二姑娘者，就是夢周所見一雙白手的娘。這雙手却生在他女兒身上，混號叫白糖梅子。白糖梅子四字不知是何取義，或者爲因他小名叫阿梅的緣故。還不知譬寓他又酸又甜呢？那本家在二姑娘家原來也跑慣的，當着夢周的面無非假撇清而已。所以他一走進去，二姑娘迎將出來，笑拉着他的手道：章老二，你好！那天你要我床橫上的一塊白洋布手巾，我不肯給你，原不是爲着小氣的緣故。你不該當面不說穿。後來又乘人不備偷了回去。

現在我對你聲明一句東西。你儘顧拿去偷。若日後你家裏有人不小心拿他擦了臉。可不能教我保太平的。那本家在夢周面前原想裝一個假正經。不料被二姑娘囁囁叨叨都說了出來。急得他臉都紅了。恐他再要多言。慌忙指指夢周。替他介紹說。這是我家大兄新從上海來的。你當着尊客之面。還只顧說笑話呢。二姑娘聞言。始斂住笑容。先對夢周斜瞄了一眼。然後點點頭。請他兩個坐下。夢周看二姑娘年紀至少也有四十歲。朝外了還搽得滿面孔雪白的粉。畫着板刀似兩條濃眉毛。面上頰上也有鮮紅的臘脂。穿着藍衣紫褲。一雙小腳。脚背似駝峯般。高高聳起。站在地上。倒頗平穩。不作風擺楊柳之勢。夢周初看見他。不知是母是女。心中頗爲吃驚。暗想不要早。上所見的那雙手。就是他的。可未免虛此一行了。因不住的對二姑娘。一雙手。看二姑娘。還以爲他垂涎自己手腕上的一副金鐲子呢。半年前也有個客人。注意他的手鐲。不幾天。他出門。就被。人搶了一隻。鐲頭。鐲頭。

去後來。幸虧得敲一個什麼人的竹槓替他配還。一隻却已出了一身大汗。至今猶有戒心。故見夢周耽耽屬目。他也藏之不迭。慌忙反背着兩手而立。那本家先開口問爲何。你女兒不見下來。二姑娘說。他纔同我淘了氣在樓上橫着呢。叫小翠子喚他下來。就是了。說着高聲喚小翠子。一個赤腳丫頭答應出來。二姑娘命他往樓上喚梅姑娘下來見客。小翠子應聲上去。不多時仍舊一個人下樓。說梅姑娘不肯下來呢。二姑娘笑道。這妮子就是愛撒嬌的不好。一觸毛他往往要同我鬥氣鬥幾天呢。那本家接口道。讓我去勸勸他下來罷。說着就登登的奔到他們樓上去了。夢周見了。暗覺詫異。心想他口口聲聲說還初到此間。因何兩隻脚却這般的熟門熟徑呢。一會兒聽得本家的聲音。高叫一聲來了。就見他挽着個十八九歲齊齊整整的姑娘下樓而來。夢周不要緊看臉。却先要緊看他那雙手。果然白如雪。嫩如藕。十指尖尖。真同春葱彷彿。真正他早上所見深深印在他腦。

筋中刻不忘懷的這一雙仙人玉掌呢。夢周見了心上說不出的歡喜。再細細賞鑒他的玉容。只見他面色也和手一般。白嫩皮膚十分細膩。所惜眼珠略暴。鼻樑稍低。嘴唇皮微微帶翹。好在古人有句話叫做一白掩三醜。他皮膚既這般之白。那三樁醜處也不知不覺的掩過去了。現在他因適間同娘鬥了氣的緣故。所以眉斂不舒。嘴唇也格外的翻向上了。倘若有個人拿錢袋替他掛上去。包管不致落地呢。當下那本家替夢周介紹說。這位是上海來的爲慕你梅姑娘的大名。所以特地到這裏來求見你呢。白糖梅子聽說便似笑非笑的對夢周瞟來一個媚眼。把夢周魂靈也幾乎失落了。那本家又卽掇過一張杌放在夢周旁邊。白糖梅子款款坐下。原來這本家和二姑娘還是老相好。所以他急於要教夢周兩個落了位。自己好同二姑娘去敘舊。呢。夢周見旁邊無人。也不再裝什麼假道學的神氣。咧於是伸手一把縮手一把。早半天一雙可望而不可即的玉手居然入於他。

掌握之中。兩人清談娓娓。滿室生春。適間方愁有酒無花。此刻倒情甘有花無酒。了不意有椿事大殺風景。他們初來之際。因天光甚早。所以二姑娘家並無他客。此刻上了燈。漸漸有問津人來。他兩個祇可退避一舍。那本家來慣的。還不以爲意。夢周深恐有熟悉的人看見了。傳說開去。究竟服中狎游。不是正理。被上海人知道了。豈不揭破他假正經的面具。所以他頗以爲慮。又因正和白糖梅子談得津津有味。他有熟客來了。不得不出去應酬。一轉這可令夢周大大的難堪。私下與本家商量可否。設法令他這裏沒有別的人來往嗎。那本家笑道。大哥。我先要請教你。上海堂子裏可以限制妓女。祇接一個客。麼夢周搖頭說。這是辦不到的。或者愛上了他。討他回去。那就別人不能夠染指咧。那本家笑道。這就各處一樣。的鄉風了。他這裏是常熟有名私倡二姑娘母女的客人。又很多的。那禁得絕他們。不和別個人來往呢。夢周道。我就出錢包他們一個月。何如。那本家道。就你出。

了錢包。他也必須另營金屋。因爲這裏久成了公共的地方。決不能一旦將閉門羹待客。而且你包了女包不了母。這其間更有未便。那一個月的正經。恐他們也未必肯答應呢。夢周聽了。斂眉不語。那本家也想不出什麼主意。一會兒白糖梅子進來。那本家笑叫他梅姑娘。我家大老爺打算討你到上海去呢。白糖梅子聽了。把頸項連扭幾扭。拿手帕掩着口。笑了一笑。說可惜我沒有這般福氣。夢周見此情形。益發骨節酥麻。心想我若能討得到他。那纔是真正福氣呢。料想包一個月。不可討他。也許辦得到的。只不知身價要多少罷了。因向那本家打聽。那本家搖頭說。恐怕辣得很呢。他娘當他錢樹子般的看待。恐怕沒五六百塊錢。休想動。海若花五六百金討了他。可真是大大便宜。回鄉葬母的費用。都省出來了。肚中定了分寸。暫時並不提起。因爲他當討小老婆。是極重要的事情。必須先看他。

性情品格能否做得起人家。然後可以納之後。陳因自己正室早已亡故。中饋久虛納妾。更不能不出以鄭重賢慧的日後還可扶正。豈非一舉兩得。麼當夜由二姑娘備菜請他們晚饋。盤桓多時被那本家催急了。夢周始戀戀不捨的回去。臨行摸出十塊錢償二姑娘的酒飯。二姑娘先辭後受。夢周回家正欲同那本家商量商量事情。不意他迫不及待似的急於要回轉房裏去了。夢周無奈祇得一個。人橫在床上。肚中盤算整整的一夜。未得好睡。次日早上又急於起來看手。不意這一天風大。那扇窗緊緊閉着。別說看手了。連地上水星子都不會看見。夢周很納罕。梅姑娘房裏頭不知可有陰溝裝着不然他這一天的水倒往那裏去了呢。後來那本家出來看他。夢周將昨夜盤算的話對他說知。那本家也許無所施說。果然那邊人雜你去住着很方便。另外找房子。一時也大不容易呢。夢周說所以我想借你這裏暫住幾天。不知可好。那本家聽了心裏碎的一跳。一時回不出

什麼話想不答應他呢。夢周一定要動氣的。現在他族中祇只夢周一支最爲興旺。自己的兒子女婿將來都要仰望他。提拔此刻趨奉惟恐不週怎可以得罪於他。要說答應了他呢。第一樁通不過處就是自己的老婆原來這本家素甚懼內。當他和二姑娘相好時也因被老婆吵急了。他始不敢前去。所以昨兒陪夢周前往。一到夜就迫不及待的催着回來。到得家裏又急於要赴內務府疏通。就爲此。故現在夢周所要求的不爲別事皆因他昨兒與白糖梅子已有成約許其桃源覓渡。不過夢周還慮住在二姑娘家難保不爲野眼所見。人言未免可畏。往往別處又甚感不便。況且一時也沒相當的地方。故此打算一客不煩。二主索性教梅姑娘晚間到此陪他一來兩家鄰近出入不致惹人注意。二來自己不出大門口。料想也沒有什麼人看見的了。但在於夢周方面固然審慮週密。然而本家太太跟前那裏通得過呢。雖然事關夢周個人與這本家無干。但爲着昨兒那件事。他

夫妻倆還淘了一夜的氣。男的答應從今以後腳尖兒決不踏進二姑娘門口。女的一場風波方告平息。怎禁得再招引二姑娘的女兒來家不消說得這一場風波自然要比先前的起得更大咧。所以他那裏敢答應夢周而且此情此節又不能告訴夢周。知道的不由急得他額角上汗流如雨。囁嚅多時始說可以呢。未嘗有什麼不可以處。只是祇愁有人看見了說出去仍舊於大兄名譽上不十分好聽呢。夢周道這倒不妨。我見此間夜市收得甚早。八點鐘後行人就很稀少。彼此相差不過數武之遙。不妨趁無人之際走了過來。只消家裏沒有人傳說開去。又何致被外人得知個中祕密呢。那本家倒不便說。我不怕外間只怕家裏聽夢周口口聲聲要借住在他這裏却之不能。祇可暫時口頭上答應下了橫豎他說要到晚間纔實行的。不妨挨到時候再作道理便了。夢周聽他肯依自己的辦法歡喜得不知所云。今天是他娘六七之期。夢周本不願意往三戒寺去磕頭的。無

奈有幾個本家着人來通知說要到靈前上香。他心中雖恨這班人多事。然而死人眼睛不遮。活人眼睛終得遮。他也得不到寺中來扮孝子了。好容易一天功課圓滿。差不多天光垂暮。夢周急匆匆脫去了白衣裳。性急慌忙趕到那本家屋裏。想找他同往二姑娘家去。可是那本家昨兒已同他太太約法三章。此刻自己知趣。趁他沒回來之時。先已託故他往夢周找他。不着那裏有心思。等候便一個人換換衣裳。自往二姑娘家裏而去。二姑娘笑臉相迎。梅姑娘也異常親熱。還帶領他到自己的臥房中坐地。這就是常人所不易得的特殊待遇了。夢周看他這房間雖小。倒還佈置得有條不紊。像生雖沒。上海人紅木長紅木短。那般考究。却也髹漆光潤。點塵不染。窗明几淨。大可以縱談風月。床上被褥整齊。羅帳半啓。令人一望就懸想到美人睡時的嬌態。夢周走到這間房裏。心中就迷惘了。不知坐好還是立好。阿梅笑推着他坐了。說你休得嫌我們小地方。齷齪夢周張口結。

舌那裏回話得出。只朝著阿梅大開其口。呵呵的笑個不住而已。梅姑娘看他。口角上饑涎差不多要流出來了。自己也忍不住笑。祇可背轉身喚小翠子倒茶。拿烟纔把笑容掩住。夢周接到烟茶也漸漸的回轉氣來。抬頭見對面有兩扇玻璃窗。吊着白洋布窗帘。走過去揭窗帘。朝下一看。果就是對自己寓處的這個窗口。也是他第一次發見梅姑娘玉手的仙境。不料今兒自己也羽化登仙得飛昇。到這仙人洞府中來了。此窗之功着實不小。一念及此。恨不得跪下地來對這窗連叩十五個響頭以報答他吸引的恩德。呢。梅姑娘見他呆看出神。問其所以。夢周笑說沒有什麼我看這窗口下面就是我所借寓的那個房間呢。梅姑娘驚道。原來你的房間就在我樓窗下面嗎。啊喲你怎不早說。今兒早上我還很記罷。你的偷若曉得你就在樓下我早開窗口同你說說話了。夢周一聞此言幾乎連皮帶骨都軟化了下去。心中更後悔昨兒不該不告訴他那些話的不然豈不可以。

免得早。上。好。些。時。眼。望。青。天。了。此。刻。再。也。忍。耐。不。住。了。隨。將。自。己。如。何。先。發。見。他。
一。雙。手。百。計。打。聽。始。得。升。堂。入。室。得。有。今。日。等。情。一。五。一。十。的。都。對。梅。姑。娘。傾。吐。
無。遺。梅。姑。娘。笑。得。幾。乎。打。跌。說。幸。虧。我。這。裏。可。以。許。你。們。進。來。玩。耍。若。換。了。個。深。
房。閨。閣。不。能。讓。男。人。進。門。的。地。方。你。待。怎。麼。樣。呢。夢。周。笑。道。我。那。時。祇。有。步。武。古。
人。學。一。個。洛。陽。才。子。文。必。正。到。你。們。這。裏。賣。身。投。靠。來。了。梅。姑。娘。大。笑。說。虧。你。想。
得。出。呢。可。惜。我。當。不。起。霍。定。金。小。姐。的。身。份。罷。了。夢。周。聽。他。還。懂。得。書。本。益。發。傾。
倒。得。不。知。所。云。告。訴。他。自。己。持。着。母。服。不。能。在。此。住。宿。恐。被。人。傳。揚。開。去。名。譽。不。
美。的。緣。故。意。欲。接。你。往。那。邊。去。住。不。知。可。辨。得。到。否。梅。姑。娘。在。這。裏。有。時。候。也。上。
棧。房。去。陪。客。聽。他。這。般。說。却。也。無。可。無。不。可。祇。言。只。消。你。本。家。二。太。爺。肯。答。應。我。
是。沒。有。問。題。的。夢。周。聽。了。更。喜。當。夜。仍。舊。是。二。姑。娘。備。飯。請。他。夢。周。打。發。小。翠。子。
往。隔。壁。去。請。那。本。家。來。同。吃。得。報。說。二。老。爺。出。去。還。沒。回。來。於。是。他。們。三。個。人。共。

桌而食情緻。縣縣夢周有生以來還沒消受過這種溫柔鄉風味真令他遍體都酥麻了。偷不是身上有這一點白就殺他的頭也不願意再出這門口去呢。但此時他已忘了這件事後來還是梅姑娘自己提醒他說你究竟願意住在這裏還是往那邊去。夢周自然不敢在這裏過宿的說你在門口等一會讓我先過去知會好了再來招呼。你就是梅姑娘點頭稱好。夢周辭了二姑娘三脚兩步奔到本家的門口敲門。一問說二老爺回來是回來的了。不過現在已上床睡着咧。夢周一聽好像當頭澆下一盆涼水似的從頭上冷到腳底心暗罵這本家怎這般沒有腦子。往日沒事時候他常陪到我臨睡方走。今兒我有了事他偏趕早就去睡了。然而也不能怪他。因我今兒出去之後沒同他會過面。往日却是兩個人一起出入的。不過現在我已約梅姑娘來此。沒他招呼一句如何是好。再一想橫豎早上他已答應了我。此刻不能說我自作主張就教梅姑娘來住也不妨事的轉。

着念頭看隔壁梅姑娘正立在門口笑吟吟的對他望着呢夢周向他招一招手梅姑娘就此輕移蓮步向他這邊來了好在這時候夜色已沉路上行人極稀梅姑娘進門時候並沒被外人看見夢周直引他到自己臥房中指點請他坐了教小廝燉水泡茶好不忙亂此時夢周也顧不得借住在別人家內一心指望遂他真個銷魂之願嘗一嘗白糖梅子的風味不意他兩個還沒上床消息就被他本家太太得知了那本家太太原是有名的雌老虎一聞這件事那裏教他再能按捺得住當時他本已睡在床上的了馬上一躍起來穿衣着裳就要下樓去下逐客之令不知夢周怎生對付且待下回分解。

投稿簡章

一本雜誌除長篇外其餘短篇小說及各種小品文字一律歡迎投稿
 一小品文字以滑稽有味者為合格
 一稿末請註明姓名住址以便通信
 一來稿一經刊出著作權即歸本社所有
 一酬資由本社酌定每逢陽曆月底結算憑簽字單向會計部支取
 一却酬者請於稿末註明揭載後酌贈本期雜誌
 一冊或數冊
 一來稿無論登否概不發還惟附有郵眷及掛號費者不登當於一個月內奉璧
 一投稿者請逕寄上海閘北寶山路西虬江路世界書局紅雜誌編輯部收
 一抄襲家幸勿惠顧

版權所有不准轉載

編輯主任 嚴獨
 理事編輯 施濟
 發行者 世界書局
 印刷所 世界書局
 分發行所 世界書局
 漢口天津 上海界書局
 北京廣州 長沙馬路書局
 電話中四七二二

世界書局

全年	半年	零購	每册	△價目
五十册	廿五册	實售二元	實售一角	每册郵費
實售四元	二角	日本三分	一分	
外國四分				

▲ 寶號欲求營業發達……

▲ 請至世界書局接洽



代撰文體
代繪圖畫
代做廣告
代擬商標
代製仿單
代謀推廣

商戰競爭日烈凡百營業非推廣
才設立信託部代辦各商店一切
推廣事宜一經委託無不盡心割
大商號發達俾獲厚利而圖久遠
來乎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承
印
刷
局

▲ 印刷考究……

▲ 取值低廉……

▲ 約期交貨……

▲ 決不遲延……

本局自備各種鉛印五彩石印並請專
門技師承印下列各種印刷盡心從事
如有委託無任歡迎

承
印
傳單·廣告·月份牌·股票
商標·招貼·文憑·卡片·仿單
錢票·鈔票·委任狀·禮券

啟謹局書界世 紅屋 中市 路馬四海上